

此页破损

一個新聞記者的忠實報道

北平去來

王浩著

我憑一顆真摯的心，最忠實地報道我隨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試探和平的一切經過。獻給代表團的全體夥伴們，和全國熱烈期盼和平的每一個人。



A541 212 0010 7010B



# 北平去來 內容細目

北平去！「恐怕危險吧」，發掘新的奇蹟、邵力子的外甥女婿、四條巷的吳裕後、預感、神祕的紙條、唯一研究馬列主義的人、「資本論」的原文、四位北平代表、到上海去的假消息、太太的主意、「口令」救火員們、臨時更動名單、X T 一三一號、再會吧南京、降落青島、濃厚的殖民地氣息、一個故事、龔學遂來訪、「一股傻勁」、不要發表名字、他們都很聽話、應變、派系鬥爭、日本人的手法、行政院現金保的、國際俱樂部、不可思議的奇蹟、何必冒險？「走路我也要去！一和平綱領、風頭主義、「喂！喂！北平嗎？」保證安全、六六制、盲目飛行、給葉劍英講過了、身份、給范長江打電話、醞釀內部分裂、第一個翻臉、讓共產黨選擇吧、「我和梅益很熟」、「軒然大波、四項要點、血肉模糊的人頭、軍管會的決議、新的名單、熱烈的眼光、免得大家擔心、三人小組、頭條新聞、嚴正的表示、根本不考慮、北平上空、我們中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祇許十個人下飛機」檢查、熱烈的入城式、管吃管穿管香烟、一個歷史人物、八菜二湯、小紅鬼、人民日報、張恨水、純良的北平人、同志、六國飯店、軍管會的許可證、一響槍聲、電話出了毛病、傅作義的行動、戰鬥英雄、非革命不可、延安的戀愛事件、憤怒的陣容、人民情緒的反映、合眾社的季昂、還有什麼正經事、共產黨的婚姻、富有革命性、控制情感、「王大娘、送鷄蛋」，新民主主義、

葉劍英的禮物、空遊、和平的誠意、祕密消息、南京劃安全區、內鬨的爭功戰。

尾記..... 三二一

附錄

平津張貼的安民告示..... 六〇

A、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B、林彪與民約法八章

C、懲處戰爭罪犯命令

貨幣發行與金圓券兌換辦法..... 六三

解放區行政區劃要略..... 六四

中共土地法大綱..... 六五

工業政策..... 六七

A、陳伯達著「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

B、中共新創字「飲」的釋義

C、職工生活的原則

共方的社會運動..... 七二

A、婦女運動

B、職工運動

C、學生運動

D、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插圖：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與隨行記者合影

全體簽名

影攝場機宮故明在前平北赴者記行隨與團表代平和民人京南



前排：  
任竹君  
吳裕後  
曾資生  
鄧季雨  
邱致中  
夏元芝  
宋國樞  
劉達達  
後排：  
唐季平  
徐知勉  
行政院一  
送行祕書  
王浩  
(本文作者)  
黃誥  
戴魏光  
羅祖光

趙豐生

王浩

鄧李雨

曾李平

苗迪青  
CNAC  
XT-131  
K

吳裕後

曾資生

徐多色

李慶福  
李慶福

### 簽字說明

邱致中、吳裕後、曾資生、鄧李雨、宋國樞、  
團人員。王浩、徐知勉、唐李平、戴魏光、羅祖光、任竹君為代表  
記者。K O Lu, Y F Lam, S K Tong 趙覺生，為飛行人  
員。X T131 為飛機號碼。王拓、林軍、陳明為共方招待人員。劉  
文海、李慶福為招待記者之二工友。

## 北平去！

一月廿八日 今天是農曆除夕，報社裏趕印最後一天報。過了今天，要休息三天。

南京長途電話報新聞的時候，老傅給我講了一個奇突消息：「你不是說要到北平去嗎，這裏的人民和平代表團準備明天出發，他們歡迎新聞記者參加，已經有幾位同業決定了，你趕快來吧！」

放下電話機，我立刻又打電話給中國航空公司，他們說，到南京的飛機是兩點鐘起飛，現在無論如何來不及。我又打電話給空軍供應司令部一個朋友想辦法，他說，他們只有一班飛機在每天早晨九時飛南京，而且是否允許記者搭乘，還有問題。火車的擁擠誤點，是意料中事，我為可能失去這個機會着急。

好在，中午又給南京掛電話時，老傅說：「我已經替你接過頭了，他們歡迎你參加，明天不會動身，也許後天還是不會動身，明天上午十一點多鐘，再聽我的電話決定。」

我放心了，晚上和家人團聚。喝了點酒，吃了幾位拚湊起來的小菜，總算我也應景，過了個農曆新年。

## 「恐怕危險吧」

一月廿九日 正月初一，上海人都壓着內心緊張情緒歡度新春。鞭砲響聲，不絕於耳，街頭上來來往往的仕女，多穿着新衣服。我照舊起得很早，匆匆來到報社裏等待南京長途電話。報社裏冷清清的，只有一個工友向我招呼：「王先生，恭喜！」

十二點鐘，南京電話來了。這個結果非常圓滿。老傅說他已經去看過吳裕後教授。不但決定了我的北行，而且說明天決定不會啓程。

我到社長家裏去拜年，原定要同他談談這個計劃的，他不在家，打了幾次電話，家裏人都不知道他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只好等。

我想到拍發電報，需要拍電證，這個手續要到南京辦的，但我必需先把照片準備好。照相館在過年節不營業的，好在上海這地方，只要肯出錢總容易辦事，我找出一張舊底片，出了高數倍的價錢，再加上一番謙虛的央求，竟在一小時後印好照片。

晚上，社長和我通電話了，他說：「恐怕危險吧！你應該考慮考慮。」我底回答很堅定：「屬於我個人的一切可能危險，我完全自己負責。只是請你考慮報館要不要我去？」「……好吧。你需要多少錢呢？」

## 發掘新的奇蹟

細雨霏霏，我提了簡單的行裝，腰里藏着十幾個袁大頭，向北站出發，我底外甥，和姪子趕來向我送別。這兩個大學剛畢業的年青人，對於我底北行，情感上的表現是依戀，在理智上的表現，卻並不勸阻我。他們好像以為我可能為他們發掘新的什麼奇蹟。尤其是我底外甥，他是國立西北大學學習化學的，但到上海已經三四個月了，至今還是失業。

## 邵力子的外甥女婿

一月三十日

大概是託了別人過年的福，我在昨晚還當時買到臥車票，一夜好睡，天亮始醒。

這一班火車，竟比我廿四日由南京返上海時走得快些，沿途很少停留。只是，每到一站，總有軍隊敲門，「他媽的，開不開，打他奶奶的！」終於玻璃門被敲壞了兩扇，幾個兵從破洞裏鑽進來，坐在走廊上。

同車廂是兩個海軍軍官，和一個陸軍軍官。在旅途上最容易同生人攪熟，何況我們是睡在一間屋子裏的。那位陸軍軍官，是邵力子的外甥女婿，他充滿了矛盾的情緒，對現局看不慣，認為幹下去沒有把握，不幹又沒有其他出路。海軍軍官暢述桂永清和湯恩伯爭執的故事。他們說，陸軍總以為海軍應該在第一綫，其實，這是江面，並不是大海，自己把軍艦擺成一字陣線，目標儘量暴露着，岸上砲兵陣地，反而可以在掩護下



向你發炮，其實陸軍應該掩護海軍。一片牢騷的最後結論，大家都希望和平。他們對於當前「文人主職，武人主和」的現象，感到莫明其妙。

## 四條巷的吳裕後

到下關後，我們分散了。市面上顯得非常冷靜。一半爲了疏散關係，一半爲了正在過年。

我在南京辦事處略事休息後，就同老傅去拜訪吳裕後，他住在離我們不遠的四條巷良友里十三號，門口掛着大律師的木招牌，壁上懸着李宗仁照相，和于右任的對聯。吳年約三十許，身材矮小，但顯得非常精幹的樣子，穿着一套藏青色中山裝，別了一枚小圓徽章，上面是「政大」兩個字。他的名片上有四條銜，是中國人民和平策進會常務委員，浙江旅京同鄉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中國各大學教授國策研究會常務理事，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我向他說明來意後，他表示歡迎，並且肯定的說：「在我們決定動身前六小時，一定通知你。」我又和他及另外一位客人漫談了一陣時局後，留下我的地址和電話後告辭而出。

## 預感

好像有點預感似的，我對吳裕後的允諾開始懷疑。因爲在這短短接談中，憑我做記者的眼光觀察，事實與我原來的理想有矛盾，事實的本身也有矛盾，我感到莫知所從。以我平日自信善於體察事物的感觸，覺得並無絕對把握。

## 神祕的紙條

一月卅一日

清晨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吳裕後。對方電鈴不斷在耳邊響着，但是沒有

人來接聽。打一次，又一次，情形始終如此。我猜想，這不是吳的電話壞了，便是家裏沒有人。

匆匆早餐完畢，即趕到良友里十三號去，門口的大律師木招牌不見了，門上貼着一張白紙條，有「本人去滬，請勿敲門」八個大字寫在上面。我正在躊躇的時候，一個鄰居小孩告訴我：「你敲吧，裏面有人的。」我敲了幾下後，果然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老太婆，向他問吳去上海的情形，她簡直哩哩啞啞，答覆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種狀況，益發引起了我的懷疑。

爲了追尋他們的蹤跡，我開始搜尋第二個目標。好容易我從一個同業那裏，打聽出了余精一教授的住址，他是曾經和邱致中一同在新聞上出現過的名字。

太平路娃娃橋六號，我同老傅找了許久才找到，那是國泰飯店，一個不太好的旅館。我想，一個大學教授的家，總不會經常住在旅館裏吧，但是一間茶房之後，從邊門進去，毗連旅館的一排房間，竟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宿舍。

## 唯一研究馬列主義的人

余精一教授，矮胖的身材，蘇北口音，彼此自我介紹和寒暄之後，他向我歷述他在德國研究資本論五年的經過。他說：「中國在今天研究馬列主義而有真正成績的，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他指着壁上的一張照片說：「這是一個日本人，這是一個朝鮮人，這是一個波蘭人，這是……每人代表一個國籍，他們都是有名的馬列專家。背後寫在黑板上的數學式，那是資本論中一個最重要的公式。」

## 「資本論」的原文

他把德文原本資本論翻給我看，用功的痕跡，宛然在目，許多文字上都劃過一道鉛筆綫，又一道紅鋼筆綫，又一道藍鋼筆綫，無可否認，這是他曾經讀過的佐證。最後，他拿出他所著作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對

添說，這是純粹以唯物史觀看法，所寫的一本書。他正打算要組織一個馬列主義研究學會，只要政府允許的話。

「好容易我們才把話頭又轉回到我底本意，我才知道他並不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北行，而邱致中教授，就住在他的隔壁。」

## 四位北行代表

邱致中正在吃飯，同桌還有另外三個客人，和我互通姓名之後，才知道他們都是北行的和平代表。邱是四川人，身材修長，小鬍子，面色紅潤，稱得起一個體面的中年紳士，他的名片銜頭是中國市政研究會常務理事，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另外三位是，宋國樞、曾資生、鄧季雨，宋是浙江海寧人，年紀在四十歲以上，戴近視眼鏡。他的名片銜頭是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曾是湖南人，瘦小精幹，一副書生外相，他的名片銜頭是，國立政治大學，和建國法商學院教授。鄧季雨是江蘇人，年紀也在四十歲以上，身體不太好，我和他以前認識的，他沒有給我名片，我知道他是蘇聯的中山大學畢業的，過去在中央幹部學校教書，現在也是政大的教授。

從他們一面吃飯一面談話中，我無意間聽到了一個新線索。宋國樞說：「我第一次去，門口貼了一張條子，第二次去才敲開門……」以下聽不見了。我本能的斷定吳裕後並沒有去過上海。

等他們吃完飯後，邱致中說：「我們馬上要開會，今天晚上可作最後決定，如果飛機座位沒有問題，一定請你參加。」

## 到上海去的假消息

我回到辦事處，立刻給吳裕後寫了封信去，信裏除了措詞懇切外，還特別強調我是不願意過年從上海趕來參加的。半點鐘後，吳裕後電話來了，他說：「我們已經決定請你參加，晚上八點鐘，到我家裏來一趟。」這時候南京晚報上，正刊登着吳裕後去上海的消息。

大事既決，我便趕到電訊局去辦理拍電證手續，營業科錢科長對和平非常熱心，竟破例在一小時內辦好了一切手續，臨別他對我說：「希望你發些好消息來！」

晚上，南京下雨了，我同老傅準時到良友里去，吳裕後不在家，邱、曾、宋、鄧四位代表，都在那裏。另外還有一位夏先生，他也是代表，年紀約在四十以上，南京口音，身上穿的是中式皮袍，外罩一件翻領皮大衣，他的名片是夏元芝律師，南京市各區救火會聯合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南京市北區第一救火會理事長；南京代葬局常務董事。他坐了一會兒，就先告辭而去，臨行再三叮嚀說：「你們決定真正上飛機的時間後，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因為救火會有七八輛車子要來送行，我好開車子來送你們上機場。」

## 太太的主意

邱致中告訴我，上飛機大概是七點鐘，我正準備告辭的時候，門口卻進來一位穿雨衣的女士，恐怕是走得太急的緣故，面孔漲得紅紅的，並且有點氣喘。她說：「對不起，這裏是吳裕後光生的家麼？我是從郭至德家裏來的。郭先生說，他很對不起，他不能去了。因為他傷風，醫生說坐飛機恐怕轉成肺炎。」說着，她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交給邱致中後，便轉身走了。據說這位郭先生，也是政大的。有一位代表在她走後說：「今天我們還見到他的，這一定是太太的主意，恐怕先生此去有危險。」

歸途，老傅介紹我來認識一位同業，她是新夜報的駐京記者。芳名叫做任竹君，原籍山東，南京的年輕記者們，都稱她任大姐。其實她還不滿三十歲，不過從談話的語氣中，顯露着好強，聰明的個性，並且刻劃出她的不太簡單的生活閱歷。這是南京人民代表團一行中唯一女性。

在我們談話間，又接到了吳裕後的電話，他要我們五點鐘到飛機場，說飛機是五點半鐘要起飛的。時間太匆促了，遂告辭返寓。

## 「口令」

二月一日 天還沒有亮，我就起床了，雖然我在懷疑五點半鐘是不是飛機能够起飛，但我對於飛北平沒有經歷過，而且根據我在旅途中的經驗，寧願早等，決不能遲到。所以我把老傅叫醒，匆匆收拾行裝，到飛機場去。

南京的戒嚴時間剛解除，我們從單籠着迷濛曉霧的冷清市街，徒步到明故宮機場門口。房間沒有燈光，門口衛兵向我們問「口令」。經過一番解釋，他說，飛機決沒有這樣早的。我們等了許久，又到良友里去，良友里的衙衛大門還是緊緊的鎖着，我們又到任竹君家裏去，任竹君走了，由她那裏一位老媽媽把我們引到商報南京辦事處的後門，那是良友里八號，任竹君和唐季平正在吃花生米當做早點。

## 救火員們

等到七點多鐘，我們聽見遠遠有救火車的聲音來了。接着又聽見隔壁有夏元芝的響亮的南京口音，我們才一湧而出，和那些代表們爬上兩部紅色的救火車上去。當救火車向飛機場開駛的時候，我們這樣自解的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我們去救火去，我們希望能够把這個可怕的戰火撲滅。」

明故宮機場的外面廣場上，連同我們這兩部救火車，一共有七八部救火車，上面都插滿了寫着「希望和平」，「歡送和平代表」等字句的小紙旗。這個唯一而特奇的歡送和平使者行列，把冷靜的飛機場，真是點綴得生色不少。有上百人的救火員，都是穿着黑色制服，他們很熱心的早起，去歡送他們的救火會聯合會當務理事，也歡送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全體。

## 臨時更動名單

飛機總是不飛來，大家在候機室裏享用早點。這時，我在機場負責人那裏看到的名單是：「邱致中（暨南大學）、吳裕後（中央大學）、鄧李雨（金陵大學）、曾資生（法商學院）、宋國樞（江蘇學院）、夏元芝（人民代表）、吳哲生（廈門大學）、劉達達（人民代表）、郭至德（中央大學）、羅祖光（益世報）、唐季平（商報）、任竹君（新夜報）、王滄（前綫日報）、柏牙伯（美聯社）、拉瓦替（生活雜誌）、徐知勉（大剛報）。

因為郭至德和柏牙伯、拉瓦替兩位西籍記者沒有來，名單臨時又更動了，苗迪青補上郭至德的缺，不過他不肯用代表的銜頭，吳裕後對新聞記者說，他是本團的顧問。據熟悉苗的人說，他也是政大教授，但在這里寫的是金大。另外一位是南京每日晚報的戴魏光，一位是黃話，他們補了兩位西籍記者的缺。黃是福建人，矮矮的身材，態度謙和，不肯透露他的身份。據說他曾經做過參政員，在這裏最初寫的是福建時報，後來又把它的圈掉了。

## XT-131號

上海的天氣不好，所以上海的中國航空公司總公司所派來的飛機，遲遲沒有起飛。這時候大家都很焦急地等待着，邱致中、吳裕後、曾資生三人正在忙着應付新聞記者訪問和婉拒那些臨時要求參加的京中同業，因為報紙上已經刊出邱致中是首席代表，吳裕後是祕書長，曾資生是發言人，所以來訪的人，都以他們三個人為中心。

好容易天氣轉晴，飛機由上海飛抵機場，那是一部小型客機，號碼為XT-131號，時間為十一時三十分。但是飛機不肯由南京起飛，原因是北平已由中共正式接收了，南京和北平的聯絡不通。中航公司認為這樣前去，未免太冒險。經過邱、吳、曾三位代表多次交涉後，中航負責人認為非得得到總公司的許可，不能啓

程，代表們最後提出的要求是：「先飛到青島去再說。」

苦了那些特來送行的救火會隊員，他們耐心地等候了四個多鐘頭，曾經走入機場站成排列，預備舉行上機前的歡送式，但是飛機的引擎自從停下來後，始終沒有再動過。經過大家向夏元芝建議，由夏向他們的隊長說過好幾次，最後才答應開着救火車回去。我看見那些太不興奮的救火隊員走出機場，內心說不出一種遺憾的感覺。

## 再會吧南京

中午十二時四十分，我們走入護輪，坐上那個由運輸機改製的帆布坐椅上。我們總算離開了南京，但當我們上機的時候，正當中飯時間，許多送行的人都回去了，這個離開，顯得有點冷清。

由飛機上俯瞰南京，是那麼渺小，把玄武湖都包括在裏面，也不過像一個較複雜的盆景或是小孩玩的一堆積木而已，巍峨的中山陵，只像半隻袖珍三弦琴。經過江南富庶區，以後再看到的，不是一片黃土，便是雲海茫茫；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運河和黃河故道的黃泛區，飛機一直沿着運河在飛行，那蜿蜒如帶的人工傑作，想不到今天還有極大的價值。黃泛區汪洋一片，只有在高空才能隱約看到那被淹沒的田地遺痕。飛過一片海洋，當我發現海岸的時候，青島便在望了。海島是深黃色的，海水是碧綠色的，加上海邊上的點點白帆，和那些數不清的小紅洋房，真是美麗無比。我們降落滄口機場的時候，是下午二時卅分鐘。

## 降落青島

從明故宮上飛機的時候，邱致中和曾資生曾對我們說：「到青島沒有問題，濶市長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先打一個電話去，萬一北平今天飛不成，在青島住幾天玩玩，食宿大可不必耽憂。」有了這幾句話存在我的記憶裏，所以我下飛機的時候，看見有兩個歡迎的人，並且有兩部汽車來接我們，我滿以為那是市政府派

來的。結果把我們開到機場飯店，大家草草吃了飯，又換中國航空公司的大客車，駛過十五華里，我們被載到中國航空公司，又載到新新公寓住下。才曉得以前這一段都是中國航空公司的招待，市政府並沒有派人來。

飛機在今天當然走不成了，中航負責人說：「共軍已經正式進入北平，機場情形如何，這裏還不得而知。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保證飛機的安全，也沒有人保證你們的安全，我們要打電報給總公司請示後，才能決定怎樣辦法。」我以為，在這裏逗留一下順便觀光觀光青島也是好的。

黃昏，我同任竹君和戴魏光去觀光青島。第一個靈覺的便是海邊，我們沿着海軍棧橋走去，那個橋有一里多長，像西湖的蘇堤白堤一樣伸入水中，兩旁並沒有欄杆，橋頭還有一個八角亭。祇因那是美軍的小型俱樂部，也是美艦的登岸碼頭，所以我們不能進去。我們遠遠看到沿海的洋房映入水中，萬盞燈火，簡直太像香港的夜景了。沿海都是柏油馬路，我們散步在馬路上，可以聽到海浪激岸的聲音。

## 濃厚的殖民地氣息

可惜，凡是中國的靠海較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這裏的殖民地氣息太濃厚了，滿街的店舖有十分之七八是專靠洋人生意來過活的。賣刺繡古董店和酒排店之多之大，凡是我所走過的城市，都無與倫比。我們肚子餓了，穿過很多街道，想找出一個小飯館，結果到處都聽到爵士音樂，到處碰到帶醉的美國水兵，和伸手討錢的窮人。竟找不到一個飯館，這一半是時局影響，一半是正在過年，今天才是農曆正月月初四呢。

我們終於在一條支街上找到一個餛飩担子，那個賣餛飩的老太婆向我們訴苦：「你瞧，一碗光麵賣六十元，人家嫌貴。過去麵粉賣六百多，俺賣二十元一碗，現在麵粉快賣四千多了，俺才賣六十元一碗。你算算看！」這裏的市民，除了那些畸形的寄生於美國人下的而外，大多數都很貧苦。



## 一個故事

回到寓所，幾位代表正在吳裕後房間裏發牢騷，他們特去看望過龍市長，龔市長竟然沒有見面。我們從做官擺架子說起，把話頭扯到龔的發跡故事。據說：「龔學遂本來是昆明的一個工廠裏當總工程師的，那是抗戰期間。有一天，蔣委員長要到那個工廠裏去參觀，龔明知道他要來了，並不去歡迎他，而穿上一身油污的工作服，仍舊在做他的工作。蔣委員長問到這個工廠裏的總工程師在那裏的時候，他才滿頭大汗的跑來。等到蔣委員長回到重慶以後，在好幾次會議裏都特別提到這一位認真工作的總工程師，於是他從此青雲直上，官運亨通，竟做了青島市長。」故事聽後，我說：「學礦的辦黨，學地質的搞政治，這是中國官場的普遍現象，只要工程師能把市政弄好，也未嘗不可。」

## 龔學遂來訪

正講在這裏，想不到龔市長來訪了，第一個印象，是禿頂，矮胖的身材。從他的談吐中表現，好像他很曠達，也很熱情。他先向代表們致歉，說他去視察防地，所以很失迎。然後侃侃而談：

「我這裏沒有問題，全市有五十幾萬人，戰後是七十幾萬人，現在加上卅幾萬難民，一共有二百多萬人。糧食可供給四個月的需用，煤炭可供給兩個月。流亡學生在這裏雖有六千餘人，但把三千人疏散到湖南去之後，這裏僅有三千來人，因為都有書讀，還有飯吃，所以從來沒有鬧過事。」「共軍距離青島最近的海路，只有八公里，那是黃島。陸路只有幾十里地，叫做即墨。最遠也不過一百多里。不過，彼此對峙，瞭望哨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互不相犯，頂多不過偶而放一兩聲冷槍，有一次我親自去視察，他們還打了我一冷槍，就差一點兒沒有打上。」

「這裏的煤，是從美國和日本運來的，過去曾有一萬六千噸日本煤在上海中途扣留，官司打到現在還沒

有打完。工廠只有百分之四十在開工，主要的困難是沒有原料。因為這裏接近共區，所以在物資上作公開的交流，這裏運紗布和火油去，那裏運棉花和食油來。」

「對於和平，我的看法是當然希望和平。青島總是不應該遭受戰爭災害的。因為過去有許多災難，青島都是倖免了。現在拱衛青島的駐軍，一共有八萬多人。白吉爾中將的艦隊有十幾艘戰艦停泊在海面，岸上還有一千多人美軍陸戰隊。」

## 「一股傻勁」

「我這個人很樂觀，我有一股傻勁，要幹工作的時候就工作，要休息就休息，我每逢星期天一定要運動一整天的。我早晨打高爾夫球，這裏的中國人打高爾夫球，像我這樣，還沒有第二個，我都是和他們外國人一塊兒打的。我中午打網球或是羽毛球，我晚上還要打彈子，我很喜歡運動，哈哈！」

談了兩個鐘頭後，龔市長告辭了，臨行他說：「現在已經戒嚴了，不過我有通行證不要緊。假如你們明天早晨不走，我派兩部車子來接你們遊遊市區。不過我還要出去視察，恐怕不能奉陪，我派祕書長來。假如你們下午還不走，我邀請大家聚一聚。」

龔市長這一席談話，幾個哈哈，把代表們的一肚子悶氣都衝散了。

晚上，商報的唐季平到我住處來閒談，他是我們記者羣中一個表面沉靜而內心很熱情的人，我們有許多地方，都談得非常投機。他對於到北平去的決心很大，我們曾研究到次一個交通打算，萬一飛機真不飛，水路怎樣？陸路又怎樣？據唐說，他曾經打聽過，水路自從天津易手後，根本就沒有輪船來往，看來水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陸路，這裏的火車，還可以通兩站，只要能再走不到一百里地的真空地段，繞道濟南，火車也許可以直達北平。我們最後的決定是，只要代表們有人願意這樣去，至少我們兩個人一定也要這樣去的。

## 不要發表名字

二月二日

和我同住一間屋子裏的是苗迪青。河南人，年紀約四十歲左右，一個老留日生，他在大學教的課程是地理，從自我介紹中，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個在南京還有點名氣的產科醫生。他對此行極感興趣，但使我最不解的是行動有點閃爍，他一再向我叮囑，「你寫消息不要發表我底名字。」我問他理由安在，他說：「這倆……恐怕家裏知道了不大好。」

出乎代表們意料之外的，青島的報紙上並沒有過分渲染我們抵青消息。許多新聞記者到今天早晨才出動來訪問，七位代表散住在新新公寓二樓和三樓幾個不同的房間裏，對於記者的接待，相當雜亂，幾乎是誰先碰到就同誰先談一起，不過，新聞記者已經從南京上海的消息上先看到邱致中是首席代表的新聞，所以多半一到公寓，就先問「邱致中先生住在那裏？」所以邱致中在這天清早，是非常忙碌的。

八點多鐘，市政府的兩部汽車派來了。代表龔市長而來的是市政府祕書長郭大雄，郭的樣子看來很精明也很老練。我們沒有多談話，就動身去參觀了。十六個人擠在兩部汽車裏，加上司機，再加上郭大雄，總共十九個人，我們記者羣只好車疊起來坐了。

## 他們都很聽話

青島的市街，是依邱陵地帶的高低而建築的。雖然上上下下的地方很多，但是因為完全是柏油馬路，並不顯得有什麼崎嶇，反而因此增加了青島市容的不平凡。地理決定生活條件，這個環境和氣候，對於健康真是再好不過。沿海邊，空氣當然新鮮，地點是在北方，太陽特別和煦宜人，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行人，差不多個個都是身材高大，面孔紅紅的，即使那些跟着美國水兵後面討錢的難童，圓圓的臉形，也紅得像蘋果一樣。郭大雄說：「青島的民氣太純厚了，他們都很聽話，不會憎皮。」

我們第一個參觀中紡公司，這是全市現在開工只佔百分之四十的工廠中較大規模的工業機構，我們先到公司裏去，經理范澄川說：「中紡公司在青島的工廠，是中紡在全國中最好的一個單位。因為這是直接從日

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的，所以設備全新，而且非常完善平均。我們照日本人所繳來的清冊點交後，不但一件東西不缺，而且多出來的東西非常之多。現在這裏有十三個分廠，其中有八個是紡紗的，一共有二十五萬錠子，全部工人是兩萬多人，全部職員是一千多人。」

## 應 變

有人問他如何應變，他說：「我們決定不應變。因為這是國家的財產，一搬家就等於拆毀，等於破壞了。我們全體職工已經組織了護廠團，來維護萬一在大局變動的過渡時間的不幸遭遇。」

記者問他：「你這個護廠團憑藉什麼武力來保護呢？」他笑了，他說：「我們連門警在內，總共也還有四百多條槍呢。」

從公司裏出來，我們又去參觀中紡第一紡織工廠，這個廠的設備的確完善，憑我在過去曾經參觀的工廠，包括上海都沒有這樣理想。機器很新，工場的玻璃天窗很大，光綫非常充分。而更大的優點，還是青島的地皮多，各個工場都是很寬敞的平房，地板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好木料鑲起來的，既平又光。一位同業打趣地說：「這裏簡直可以跳舞呢！」那些女工們，頭上戴着特製的白帽子，衣服都很整潔，大概是過年的關係，許多都穿著鮮豔奪目的繡花鞋，據說普通一個工人的待遇，比幾個公教人員還好。

邱致中在這時候說：「真是，我們當大學教授的，算算還拿不到兩個大頭。」這是邱最歡喜說的牢騷話。他在南京第一次和我見面也說過：「你看，我們當大學教授的，一個月薪水，還不到兩個大頭，爲什麼我們不要和平？」

## 派系鬥爭

第一廠廠長是樓震旦，身材很高大，頭髮已經斑白了。據他說：「我這一個廠裏，每天可出二千疋布，

五十件卅二支的棉紗。我們幹實業的，最不喜歡沾上什麼政治。此地的工人都很純良，過分從來沒有鬧過任何事情。自從有一次，黨部選了些人去訓練了一下之後，常常也有什麼派系鬥爭的搗亂了。」

我會向他問起職工福利設施情形，他說：「我們也很注重福利問題，我們辦的有子弟學校，和託兒所等等。」時間不容許我去參觀這兩個機構，不過，我從幾個數字上也可找個實際答案，一廠的工人一共有兩千多人，小學可以收納百來個學生，託兒所可以收納十來個嬰孩，而且託兒所還在籌辦期中。

因為這兩部汽車只能用一個上午，我們出了工廠，只好趕快去遊歷市區。

首先開到海濱，那個臨海建築的海濱公園，有松林、石山、亭台，的確風景幽美。據說這是前市長沈鴻烈所遺留下來的成績。講到這裏，想不到竟引起了邱致中的興趣。邱用專家的口吻向我們說：「青島最好的建設，是下水道。只有日本人和德國人的幹勁，才有這樣好的成績。」建設市政，必須注意三點：第一、是地理環境，第二、是經濟價值，第三、交通關係。」「青島的最大優點，是土地公有，這是建設理想市政的必須具備的條件。」

「邱先生要你來建設青島怎樣？」有人提出來問。「一定比現在還要好幾倍」，這是邱的回答。「那麼你和平成功後，再做市長吧。」對話到這裏收尾，我才聽得邱致中是一個懷才不遇的市政專家。

## 日本人的手法

在海濱公園裏，還有一個土產館，那裏陳設的青島土產很多，有中紡織的花布，有青島啤酒，還有許多礦石，真是應有盡有。最驚人的，是一個海蟹標本，它的一隻腳，也有兩尺來長。關於地理和生產動態的模型也很多，青島全市模型很逼真，青島交通說明的模型，還可以用電燈來控制說明，這一類玩意兒，根據我底經驗來看，完全是日本人的手法。後來一問之後，果然其中許多都是日本人的遺蹟，本來還有一個水族館，因為不善管理，水族館的動物先後死亡，現在也不開放了。連那位鼎鼎大名的玳瑁小姐，也是在這個水族館

裏魂歸離恨天的。

離開海濱公園，我們駛車去看青島的尖角——太平角。經過海濱浴場，看見那些在夏天供豪貴的避暑客人遊樂場所，現在都是難民的臨時居處，對海那一座白色洋房，本來是海濱飯店，專供遊客在夏天的居住的，現在被美軍獨佔，遊客不得前往。

太平角所看到的，只是一片茫茫的海水，從太平角歸來，穿過太平公園的松林，又到中山公園遊歷一週後，我們去攀登一個不太高的山丘，叫做湛山精舍，這是青島的最高地方，臨近可以看到建築相當偉大的青島體育場，再遠點可以看到海水中所停泊的一列軍艦，可以俯瞰全市。只是，我們從飛機上下來的遊客，對這種景色並不感到新奇，而且正因此使我們聯想到我們的飛機問題。

## 行政院現金保的

在湛山精舍上有一個佛堂，那裏竟然還裝的有電話。吳裕後就在那裏和中國航空公司通話了。

「什麼？還是不飛。爲什麼？我們是包機呀。有什麼問題找行政院好了，難道行政院連這個責任都負不起。我們的生命沒有飛機要緊麼？不管，我們一定要去。」好像一個驚濤突然衝來似的，大家已經沒有遊賞興趣了，於是把車子馬上開到中國航空公司去。

在他們正在交涉的時候，我從人堆裏溜出來，因爲我想起那位陪同我們遊歷的祕書長郭大雄，他還是一個人坐在車子裏的，我鑽進車廂，這位祕書長竟向我問：「他們這一批人的行動，是不是已經獲得政府當局許可的。」「當然是得到許可的。否則，怎麼會派飛機來？這架飛機，據說是行政院出一百六十三萬圓券保的哩！」此後，他同我漫談了一陣和平問題，他也表示希望和平，但他認爲這個希望實現的可能性太少了。

交涉結果沒有成功，隨便你用什麼理由講，中國航空公司他們總認爲北平沒有聯絡，這裏便絕對不肯北

飛。不但如此，我們原坐來的XT一三一號飛機，今天下午要飛回南京或上海，公司負責人說：「假如各位乘坐原機回南京的話，就請下午來搭機，否則，以後的辦法，要向總公司商量後再議。」最後我們答應先把飛機載客飛走，如果我們交涉辦好了，隨時向他們再要飛機飛來。汽車駛回旅館。郭大雄臨別時候說：「諸位下午既然不走，我回去決定地方後，馬上送帖子來，請晚上同市長聚一聚。」

邱致中要求下午再把汽車開來，因為他看看青島的碼頭，尤其是要考察青島的下水道。

回到公寓，代表們紛紛責怨中國航空公司，有人說：「做生意的人，沒有國家觀念，所以不管他和平不和平」。有人說：「他們是美商與官僚資本合夥的生意，和平這一套，他們根本無所謂。」

## 國際俱樂部

我們的肚子實在太飢餓，牢騷發完，大家就三三兩兩的星散了。我同苗迪青和任竹君出去找飯吃，又走了許多條街，還在我曾經吃過麵的那條街附近，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天津小飯店，吃的倒也痛快，大頭却用去不少。飯後我們沒有興趣去考察下水道，就慢慢的踱回旅館，製作通訊稿。這時，我們已經收到了市長謝學遜的晚餐請柬。時間是下午六時，地點在國際俱樂部。

吳裕後又給南京掛電話，好容易才把長途無線電話接通，他要找行政院說話，但是他的浙江官話，對方始終聽不聽楚。這時，我們新聞記者裏的角色出馬了。任竹君替他講話。任是山東人，北方話講得很清楚，她又是女性，嗓音靚亮，加上她是新夜報的駐京記者，不但打長途電話很有經驗，而且那些接綫小姐，她也認識得不少，所以一接便接通了。然而行政院沒有人，行政院唯一留守大員倪祕書長，據說已經到上海去了。最後又把電話轉到商報去，由唐李平把這一番意思，講給商報辦事處裏的人，再囑託他由南京打電話給行政院，要明天上午一定給個回覆來。

## 不可思議的奇蹟

國際俱樂部是青島的上流飯店，據郭大雄說，要不是市長請客，不容易訂到座席的，這算是代表團出行以來，第一次所享受的榮盛招待。除了客人一共十六位外，陪客有青島市警察局局長黃佑，社會局局長高伯玉，民食調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一連，爲了陪我們這位女記者，市長夫人也在座了。

席間所談的問題，一切離不了和平。這幾位政府官員對和平的期望，雖然與一般人並沒有兩樣，但是他們對於和平的獲得，總有點懷疑。尤其是認爲，如果希望這一羣人去到北平走一趟回來，就可以帶來和平，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蹟。所以儘管代表們滿口在談和平，他們所回答的，多屬「南京情形怎樣」？「上海物價怎樣」？等類問題，代表們對於北行的難關還沒有衝過，和平在他們內心的重量，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

麗市長高擎起裝滿了青島啤酒的玻璃杯說：「請諸位乾一杯。等到大家完成任務歸來，給我們帶來和平的好消息時候，我們再乾一杯。」這幾句席終的話，簡直好像針一樣，直刺入代表們的痛處。

唐季平從警察局長那裏，證實了陸行的可能性，於是歸來我們又商量這個計劃，我以爲任竹君會參加的。因爲她在南京動身前說過：「我們能够取道陸行回來才好。」她又到過新疆，勇氣總是會有的，不料我們把她從對門的房間里找來會商時，她說她很想參加，但是事實不容許她參加，第一、她的報社不可能讓她出外耽延時間過久。第二、她自己的私事，也不許可在外面耽延過久。假如坐飛機去平，她一定要去，假如走路，她就向後轉了。苗迪青和代表團祕書劉達達，倒非常表示贊成。

## 何必冒險？

我們四個人到吳裕後的屋子裏去同幾位代表商量，那裏除了吳裕後外，還有宋國樞和鄧季雨在座。宋國樞曾經表示過隨便怎樣情形下都要去北平的，我們估計他是無疑義要贊成的，想不到他却提出反對意見，鄧季雨的身體不大好，到新新公寓後，除了團體行動外，他很少講話，很少活動，大多數時間都是睡覺休息，



我們以爲他是不贊成陸行的，不料他却極端表示贊成。吳裕後力持異議，他說：

「這樣去我是不贊成的。這種冒險何必呢？別的不說，在路上碰到土共把我們的衣服剝光了，那豈不糟糕，萬一飛機搞不好，我們還是回到南京去想辦法再來。反正這一次什麼也沒有搞好。」

「我們爲什麼來的？好意思就這樣回去嗎？代表人民的和平出來，回去對人民拿什麼交待呢？越是困難，我們越要衝破困難前去，才能證明對和平的充分誠意。」這是我們的答辯。

「假如怕剝衣服，也倒有個辦法，我們去弄幾套老百姓穿的破衣服來化裝一下，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叫回去的人替我們帶回上海或南京。」這是苗迪青的主張。

## 「走路我也要去！」

「無論如何不能回去，走路我也要去的，我們有什麼面孔這樣回去？」鄧季雨這樣說。

「去總是要去的，回去成什麼話，不過想想看有沒有別的辦法。」宋國樞在這時候的語氣已經轉向了。

「不過，我以爲應該慎重考慮，吳先生的話頗有道理，冒險走路去，大可不必。」想不到任竹君在這時竟做了一支反對的生力軍。

「如果站在我們新聞記者的立場說，我們是隨着人民和平代表團來的，我們去不去根本沒有關係，一切主體還是代表團，假如你們去，我們跟着你們去，假如你們不去，我們回去也無所謂。不過，代表團這樣帶着人民的熱烈期望而來，到青島玩兩天就這樣回去，未免太煞風景了。就拿吳先生說吧，你是一個律師，撇開和平不談，假如你這樣回去，或者冒險前去，兩相比較，對你律師的名聲也大不相同。」我想找出弱點來攻擊。

「共產黨的制度下沒有律師。」不知道是誰插了這一句啊。

「一切都不說，爲了和平，應該把環境困難，盡力去克服的，到北平去，這是唯一的目標。」這是唐李

平的話。

吳裕後畢竟給大家說服了，我們最後的結論是：無論用什麼方法去，先決問題要和北平取得聯絡，明天和北平通電話。

我們走回寢室，要和任竹君分手時候說：「你不該站在反對的方向上。」她說：「這是我愛護你們呀！怕有危險。」

## 和平綱領

三月二日

昨天的晚報上，已經刊出，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來青的消息。今天的日報上，又多半拿這個新聞做頭條標題，有些不但把代表團的全體名單登了出來，連我們幾個新聞記者的大名也一併登在上面，代表團對青島的新聞記者所發表的意見是：

「此次赴平，為代表人民要求呼籲全面和平，代表團所攜綱領內容，約為四點：一、進行和運之步驟。二、推展和運之步驟。三、聯合政府之體制。四、聯合政府成立後共同施政之綱領。」

這些新聞，使許多代表們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若干報紙只登出了「首席代表邱致中教授等」這幾個字，而沒有登出其他代表的名字。有些報紙把首席代表邱致中，索性稱為「團長邱致中」。最不滿意這種現象的是吳裕後。他說：

「這次能够搞成功，完全是我一個人搞的，我和葉劍英和薛子正在過去都認識的。那是在抗戰期間，政府還和共產黨合作的時候，政府辦了一個海擊訓練班，葉劍英在那裏當總教官。我也在那裏教書，我們都很熟的。這次我在南京進行，先和葉劍英、薛子正寫信打電報去。我說，我們有些教授想到北平去看看，並轉達人民呼籲和平的誠意，等到北平的回電來了，他們歡迎我個人去觀光，我把個人塗掉了，然後去給行政院孫院長看。孫院長答應我們去，然後再去弄飛機，一切搞現成了，倒叫別人去出風頭。」

## 風頭主義

「發新聞也是邱致中在南京搶先發出去的，他自己弄個稿子，不聲不響的交給中央社，報紙上就刊出他是首席代表。我想邱致中人也高大些，就讓他做個首席代表吧，現在又弄出什麼團長出來了。」

「反正我是無所謂，我們要爭取的是和平，這些個人風頭讓他出出好了。」吳裕後發過一片牢騷後，這個結論，總還算是對的。

南京的回答是失望的，十點多鐘，我們全體動員，到中國航空公司去給北平打電話。我們浩浩蕩蕩的去，自然有些示威性質。中國航空公司的駐青島辦事處正副兩處長，看見這一羣人塞進辦公室，真是無可如何，除了客氣招待而外，還有什麼話說。昨天責難之詞，現在都當面奉上了。

「你們只曉得做生意，不管國家和人民。我們到北平去的任務，在政府都公認是非常重大的。」

「你們怕飛機扣留，真是笑話。共產黨他要的是全中國，他要你這一架飛機做什麼？」

「我們都是全國的第一流名教授學者，難道還不如你們一架運輸機值錢？真是。」這是邱致中的抗議。

「喂！喂！北平嗎？」

「喂！喂！北平，北平，你是北平嗎？」任竹君的聲音，突然把吵鬧壓平了。

「我們是人民和平代表團，我姓任，我們已經從南京到青島了，我們要到北平來，但是這裏的飛機不肯飛，他們說和你們失去了聯絡。喂！……喂！北平！話還沒有講完。」

「喂！我說，我是人民和平代表團，我們在青島，我們要到北平來，喂！請你讓北平的中國航空公司和這兒聯絡一下。……喂！北平！北平！」

「喂！你是北平嗎？是的，我姓任，不敢，你貴姓？你是那位？姓周？那個白？哦！東南西北的北。山

峯的峯。哦！周北峯先生，周委員。」

「喂！周委員！我們是南京來的人民和平代表團，我們要到北平來，這裏是青島，因為飛機沒有聯絡，所以不肯飛，他們不保證安全，我們準備一定要去，就是徒步從這裏走陸路到濟南，我們也是要去的。」

「什麼？歡迎我們來。保證絕對安全？那麼什麼時候動身呢？請你認中國航空公司那面和這裏聯絡一下，他們說是技術問題，非聯絡不行。」

「喂！喂！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明天先打一個電話來，還是這個時候。」

## 保證安全

當任竹君很疲倦的把電話機放下的時候，她說：「周北峯周委員說，歡迎你們去觀光。安全可以絕對保證，立刻派人到機場上去佈置戒嚴。不過，今天不能飛，今天北平的天氣不好，要明天才可以飛，動身之前先打一個電話去，還是這個時候。」代表們的情緒立刻改變了，大家的面色，都從秋天轉到春天。

爲了酬謝任竹君打電話的功勞，吳裕後提議由代表團請她去吃午餐，我和唐季平，也被邀作陪，任竹君這時對我說：

「可以將功折罪了吧？昨天晚上上的爭吵，今後請不必再提起。如何？」

飯後，我到青島市街上去溜躑了一趟，發覺青島還是有極濃厚的北方城市氣氛，劈柴園、青島市場，都非像北平的西單商場，只是規模小點。

晚上出去吃飯的時候，順便又進了逛青島夜市，我們多半帶的是大頭，爲了換錢使用，特別趕到中山路口的銀元市場去兌換。青島是明令禁止銀元交易的，但是中山路口叮噓一片，人頭濟濟，連走路都非常困難。我們去的時候，還向警察問路，我說：「請問賣袁大頭的地方在那裏？」警察給我指了路綫。而且我們只賣兩個大頭，爲了每圓便宜五十塊錢，害得兩個銀元販子爲搶着要購買大打一架，結果拉到警察面前去評理

一番。

## 六六制

返寓，唐李平和劉達達又到我的房間裏聊天，這時，我對劉達達有進一步的認識。他才二十幾歲，大學畢業還沒有多久，現在正從事一種運輸事業，他很想到北平去看看，但他和代表團代表們所抱企圖完全兩樣，所以他雖是代表團的祕書名義，他却很喜歡和我們接近，從這次談話裏，我更知道了代表團的所謂和平綱領具體內容：（一）雙方立即停戰。（二）國共軍隊各自前綫撤退四十里。（三）雙方立即釋放政治犯。（四）雙方開放言論自由。（五）整編雙方軍隊，各裁五分之二，並使被裁兵員，解甲歸田，或從事工商業。軍隊應完全屬於國家的。（六）組織聯合政府，採六六制。就是國民黨六人，共黨六人，其他各黨派六人，社會賢達六人，民意機關六人，人民代表六人。

這個計劃，我不便估計他的效果。只是我們都覺得這個所謂「六六制」，未免有點太過分理想了。

## 盲目飛行

二月四日 昨夜寫了稿子，睡得很遲，今晨還在好夢中，就被代表們叫醒了。這些日子的食宿，新聞記者都是自理的。旅館裏結清了賬，我們希望趕快成行。這一批旅客，在新新公寓裏並不受歡迎，凡是叫茶水或開門，茶房總是賴洋洋帶理又不理的，本來，新新公寓在青島，也是相當著名的大旅館，凡是住在這裏的客人，多年是專來避暑或旅行的豪客。現在來了這一羣窮酸客人，旅館裏的西餐，還沒有那個叫來享用過，走出門來，多半連黃包車也不坐。儘管代表自己認為是新聞人物，但是什麼和平不和平，在這些依賴洋人與豪客過生活的人物眼光中，顯然並沒有引起他們的重大注意。

爲了我們身上都是大頭，在結算旅館賬項時候，茶房故意壓低市價，臨行還和他們大吵一場。

我們一羣人，又擁到中國航空公司裏去，想不到公司方面今天特別客氣，本來他們說一切都決定於總公司的，今天却說，只要北平方面把電台臨時開放，和這裏在起飛時候通一通聯絡，這裏決定就可以派飛機，兩位處長再三聲明：「這只是技術問題，飛機不聯絡，絕不能盲目飛行。」

「客機上當然沒有雷達的裝置，是不是？」一位代表表示很內行的說。

## 給葉劍英講過了

「北平！北平！你是不是周委員？」北平的電話又接通了，這是任竹君的聲音。

「什麼？是的。已經給葉主任葉劍英講過了，我們可以來，今天不能起飛，要大號，是的，下午兩點鐘起飛，降南苑機場。喂！喂！中國航空公司關照了沒有？他們的電台被共……被解放軍封住了的，請你關照他們開放一下，中國航空公司說，這是技術問題。」

「什麼？聽不清楚。北平！北平！北平電話局，請你告訴他，告訴周委員，你說，因為中國航空公司的電台……什麼？要把名單報過去。請你等一等。」這時候，吳裕後從皮包裏拿出了一張剛在青島印好的團體名片。

那個名片的正面這樣寫着：「中國人民和平策進會，中國各大學教授國策研究會合組，人民和平代表團，代表邱致中，吳裕後，鄧季雨，曾資生，宋國樞，夏元芝，吳哲生。」

反面寫着：「隨團人員，祕書劉蓬遠，記者王浩，任竹君，徐知勉，唐季平，戴魏光，羅祖光。」苗迪青和黃話，在這上面沒有名字。

## 身 份

任竹君在電話裏報代表名單，請電話局里的接線生轉告過去，「喂！代表是邱致中，邱是丘陵的丘，加

上一個耳朵，致是……代表一共七個人。」

「喂！還有三個，一個叫苗迪青，苗是……」吳裕後寫給他一個字條。

「苗迪青是顧問。不，是祕書長。還有劉達達、黃語，劉是……他們都是祕書，團裏的祕書，代表團上一共是十個人。喂！電話局，請你告訴他，聽清楚了沒有？」

「身份？周委員說要知道他們的身份。哦，邱致中是暨……」代表立刻止住了她，主張不必一個個的報過去。

「喂！他們裏面只有一個是律師，其餘都是教授，大學教授。喂！還有！還有新聞記者，……一共六個人，他們都是南京和上海的報館裏的新聞記者，和代表團一同從南京來的。」

電話裏又要問新聞記者是那些報館，任竹君按着名單次序又報過去了。

## 給范長江打電話

「怎麼說，他說不要新聞記者來？說慢慢地再來，喂！請你告訴他，我們是一塊兒來的。……電話掛上了。」

任竹君說，周委員的意思很堅決，假使新聞記者一定要去，他們不負責。我們籌商第二個辦法，羅祖光和徐知勉提議，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現在人民日報的主筆范長江，過去在南京政治協商時候，和他們很熟。因為任竹君很疲倦，不願意再接電話，於是把聽筒交給我。

人民日報說范長江不在，聽電話的是袁勃。我這樣向他商量：「喂！我們是同人民和平代表團一同來青島的南京和上海來的新聞記者，北平聯合辦事處裏的周委員周北峯，在電話裏說，不要新聞記者同他們去，我們感到很痛苦，我們也是人民，我們爲什麼不能去？請你告訴范主筆范長江，要他站在全中國新聞記者的同業立場上幫助我們。」袁勃答應把這個意思轉告范長江，要我們明天在同樣的時候，打一個電話去。

## 醞釀內部分裂

又回到公寓，還是住在原來的屋子裏去。這時候代表團裏開始醞釀一種內部分裂的空氣，許多閒閒話話，都塞入我們耳朵裏。

「什麼代表團出發的時候，行政院撥過一筆公費哪，什麼某代表把分來的公費留在家裏開銷，到青島却向別人借錢，借錢以後又去換成袁大頭哪，什麼某人和CC有關係哪，什麼某人和陶希聖來往非常密切哪，什麼某人編過中央日報副刊哪，什麼某人做過汪精衛的科長哪……」

當這些暗流逐漸明朗化的時候，問題的中心，轉到苗迪青和黃語兩個人身上了。邱致中和另外幾位代表，主張苗迪青留在青島，不必去北平，聽說是因為苗在政大教書的時候，並且在特別黨部也有職務，政治色彩太濃厚了的緣故。

黃語爲人和齷，我們遲早碰到面總要點頭，總要寒暄幾句的，但是他始終不肯吐露他現在在做什麼工作。我們只知道他是福建人，從前當過參政員，他的加入代表團，是因為吳哲生也是福建人，由吳的關係而來的，一般對他的身份不十分明瞭，於是他的神祕，也成了阻止他去北平的主要因素。

## 第一個翻臉

當邱致中和另外幾位代表，先後把黃語、苗迪青請去說明了他們的意向後，黃語第一個翻臉了，他高聲抗議，這個平常不大說話的人，講話在這時真是響亮，以至我們在屋子裏都聽得清清楚楚。

「真是豈有此理，欺人太甚！你們叫我做記者，我接受，又叫我們做隨員，我也接受，你們說什麼，我就答應什麼，現在你們憑什麼理由，要我留在青島？」

「我們都是人民代表，不是代表當然要考慮的。」這是邱致中答辯的聲音，他也提高了嗓子。



「什麼人民代表！那個選舉你們出來的？那個承認你們是人民代表？你有資格做代表，我自然也可以做代表，不管什麼，我非去不可。」聲音越發大了，引得茶房也跑出來看熱鬧。

苗迪青的性格是屬於向內形的，他沒有當場和他們吵鬧，只是回到房間裏氣憤憤地說：

「簡直莫明其妙，說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爲什麼不去問問自己？這些人的履歷，那個我不清楚？」後來他把吳裕後找到房間裏來，對吳裕後說：

「一切你決定好了，只要你把主意拿定，管他們怎麼樣。」吳的回答是：「我自然有辦法。」

## 讓共產黨選擇吧

夏元芝在這裏問，表現得好像最超然，最理直氣壯似的。他除了參加全體性的行動外，多半的時間，是坐在房間裏吃點香烟，喝點微茶。他常常向人表明：

「我是南京救火會十七個單位選舉出來的，我完全是個自費，我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他對於這場吵鬧的勸解，倒也非常澈底。他說：「我們在這裏爭吵。都沒有用處，大家還不是都差不多。我們要到後天才能够起飛，令明兩天還不知道起什麼變化。說不定共產黨打電話到南京去正在調查呢！」大家議論之後，最後的辦法是，「讓共產黨選擇吧，他要誰去，我們也不反對，他不要誰去，誰就會自己不敢去的。」

記者羣裏，羅祖光，戴魏光兩個，都是他們報社裏的採訪主任，徐知勉在過去跑過政治協商新聞，現在是跑第一版要聞，他們都很年青，而且也都是南京相當活躍的記者。到青島後，無形中好像南京報紙與上海報紙分開似的，他們成爲一個三人小組，除了到中航公司交涉的時候外，我們竟很少時間碰頭。

## 「我和梅益很熟」

夜裏，我們正在吳裕後房間裏聊天，不期然而然的記者們聚齊了。當我們正在計劃明天如何進行我們的步驟時候，突然羅祖光向我提出抗議：

「我反對你在電話中的語氣！什麼「痛苦」不「痛苦」的，能去就去，不能去拉倒。我和梅益他們過去都很熟，我知道他們的脾氣。」他的態度非常激昂。

「你的意思怎樣！」我感到他觸犯了我的自尊心。

「我認爲不該那麼說，我是蒙古人！」

「蒙古人怎樣？我是陝西人。陝西人絕不是弱種！」我也不禁光火了。

經過唐李平和徐知勉的解說，總算暴風雨一過，我們彼此又諒解了。大家認爲：「我們的志向，應該堅決。我們在運用的手法上，則無妨活動一點。我們要以冷靜而絕對客觀的態度去認識這個新環境。到北平去的目的，非儘量爭取要達到不可。到了北平，他們如果很熱情的招待我們，我們的看法是這樣。他們如果很冷峻的拒絕我們，我的看法，還是這樣。」

明天仍舊要和北平通長途電話的。不過，電話我不接了，決定請任竹君去接。

## 軒然大波

### 二月五日

宋國樞在代表團中，年紀算比較大的，他是早年的留法學生。當然，留法學生和留日學生一樣，並不如留美留英學生現在吃香，所以外表顯得非常抑鬱。他在此行中，還不大露頭角，想不到今天一大清早，他却在發脾氣了，他手裏拿着一份報紙，一邊看，一邊吵着說：

「這成什麼話！這樣搞起來，一切都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我們還做什麼代表，還算什麼團體！」「簡直胡鬧，簡直豈有此理。」這裏面也加雜了邱致中的聲音。

原來，吳裕後看到在青島停留的這幾天裏，報紙上給邱致中出了風頭，什麼「邱致中等」「邱團長等

「……」。於是吳裕後也在昨天接見了一羣記者，今天青島的報紙上記載，大意說人民代表團此行，完全是吳裕後一手促成的。吳和葉劍英過去有私，昨天吳裕後還和葉直接通了電話。這一條新聞，抹煞了其他代表，所以又成爲軒然一波。

## 四項要點

中午，北平電話又來了，大意和昨天相同。周北峯在電話裏特別提出幾項要點：（一）明天下午二時起飛。（二）降落西苑機場。（三）要帶够飛機來往的汽油。（四）臨走之前，還要打一個電話過去。

吳裕後把這個消息轉告給中國航空公司，北行有期，各代表頓時神情怡然，更愉快的原因，是他們一個也沒有遭受到共方的挑剔，但記者問題，依然成爲懸案。我們打電話給人民日報去，接電話的是一個姓張的女性，她說范長江開會去了，袁勃也開會去了，我們約定下午五至六時再通電話，但我們六位記者自己決定，必須隨機前往。萬一再受拒絕的話，我們到北平上空看看再回來，也是好的。

停留在青島這麼久，天天看到報紙上對和平代表團的新聞在縮小，從頭條新聞變成短欄，最後，有些報紙因爲天天講走還不走，索性連消息也不發了，這樣下去，真是之味。所以代表團想走，我們更在旁邊催他們早走，現在既然決定明天要走了，倒反覺得對青島有些依戀。算來還有半天多時間，於是我決定利用這個最後機會，把青島沒有看到的幾個地方，觀光一番。

## 血肉模糊的人頭

我同徐知勉、羅祖光去逛美軍商品市場，那裏的景象，和過去上海天主堂街的情況完全一樣，沿馬路擺着地攤，有化妝品、食品、以及美軍的各種衣服，價格比上海便宜，可惜我們不需要也沒有力量購買。

另外有一個鐘錶市場，許多人手里拿着有錶帶的掛錶或手錶在兜售，因爲生意清淡，多半是兩個人在做

搭擋，一個叫價，一個還價，叫像煞有介事。對錢的認識我是外行，我只覺得價錢便宜，每隻僅要兩三千元。我又同唐李平、任竹君、苗麗青去領略海的滋味。我們沿着海岸的沙灘漫步，拾了不少海螺和海蚌的殼，又雇了一艘木船，在海中那個真正叫做青島的小島四週瞻望了一番。這裏有一種專做遊客生意的五分鐘照像，連拍照同洗，只要五分鐘，我們各拍了一張，還合照了一張。青島的海，的確太美，但也有兩個不快的印象難以忘記。一個是許多難民在沙灘上拾煤渣，在海邊撈海帶，在礁石上敲貝殼找尋貝肉吃，一個是沙灘上有一顆血肉尚存的人頭，面目雖然模糊，從頭髮上還可以看出是一個女性。

## 軍管會的決議

我們又和人民日報通電話，是一位叫做張祕書接電話的。他說，他們已經和范長江商量過了，拒絕我們去北平，那是軍管會的會議所議決的，軍管會的決定，不能更改，除非軍管會重新再作新的決定。我們對於這個失望的答覆，並不感到刺激，因為我們已經決心照我們的既定步驟做去，到了北平上空再說。

晚飯後，我路過一個門面堂皇的酒排間，我佯作找人的樣子，進去巡視一週。那裏面地方很大，花樣也多，有專供那些水兵打靶的打靶場，有小高爾夫球場，有賣酒的高櫃檯，有音樂舞池，有一格一格分開的小咖啡座，幾個中國酒排女郎，正被那些洋水兵們緊緊地擁抱着接吻。音樂儘管吹打得熱鬧，顧客卻少得可憐，青島像這樣的酒排，真不知有多少，但是他們都在沒落的命運中漸漸倒下去了。

## 新的名單

新新公寓裏也附設着一個音樂茶座，今天在回寓以後，邀約唐李平、劉達遠去賞識一次。三個洋琴鬼，三個歌女，唱的都是些上海南京流行的靡靡之音。不過，青島的洋玩意兒水準，似乎比京滬較高點。所以那翻奏小提琴和奏鋼琴的，一本正經，還像有點音樂修養似的，就是歌女的歌唱，也並不完全胡鬧。但生意冷落

的情形，一如其他娛樂場所，稀稀疏疏在場子裏只坐了二十幾個茶客，我們記者和代表們，倒佔了三分之一的人數。

就寢之前，羅祖光、徐知勉、唐季平、戴魏光來了。我們在聚談中知道吳裕後重新印了一張團體名片。是這樣的：

中國人民和平策進會  
中國各大學教授國策研究會  
合組

人民和平代表團

代表兼首席代表	邱致中
代表兼祕書長	吳裕後
代表兼發言人	曾資生
代表	鄧季雨
代表	宋國樞
代表	夏元芝
代表	吳哲生
副祕書長	苗迪青
祕書	劉遠達
祕書	黃誥
祕書	任竹君

任竹君既然被代表團臨時以祕書的名義列入他們的行列，我們五位男性記者的態度，今後務必步調協合，行動一致。到北平去的決心，毫不變更不說，而且我們認為有向代表團聲明我們的立場必要，因為沒有看到邱致中，於是我們擁入吳裕後的住處，向他說：

## 熱烈的眼光

「明天就要動身了，我們幾位新聞記者，特地來向你表示一點意見，請你轉達給代表團。第一、任竹君被你們代表團臨時聘為祕書，這是屬於她個人的行動，我們沒有任何意見。站在新聞記者採訪新聞的觀點說。萬一他能够跟你們一道，比我們深入，獲得更多的新聞資料，她的成功，也就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對我們只有好處，並無壞處。第二、只要代表團明日能够啓程，我們一定也要跟着你們啓程，到了北平所遭受到的任何可能情況，都由我們自己來負責任。第三、我們鄭重聲明我們的立場：我們對於共產黨的認識，是準備拿絕對冷靜客觀的態度去看的，無論他們對我們好或壞，我們的看法，並不因而變更。對於代表團的本身，除了一切以爭取和平為最高目標外，還是以冷靜客觀的態度來看的。」

「諸位的意思很好。我一定把這個意思轉告給代表團。不過，我希望你們對代表團的看法，不要以冷靜的眼光看，最好拿熱烈的眼光來看。」這是吳裕後的回答。

## 免得大家担心

二月六日

唯恐天氣不好，天氣今天倒是非常晴朗的。昨晚代表和記者，都有人深夜才回來。夏元芝對這件事極表不滿，他一早起來，就對我們埋怨着說：

「我們出來這一羣人，就應該完全團體行動才是。誰要有事出去，該先打一個招呼，免得大家担心。這裏面如果有人失了蹤，責任叫誰來負呢？譬如說，有一天晚上，已經過了戒嚴時候，我到邱致中先生屋裏去

看，還是沒有人，第二天清早我放心不下，又跑去看時，他已經起來在那里刷牙齒了。這不是叫人白損心一場！」

「邱先生是不是去考察青島下水道去了？」不知道是那位，在這裏戲謔地插了一句嘴。

這算是代表團在新新公寓里一個「後插曲」。等到大家都起來後，把賬結清，我們又到中國航空公司去交涉飛機和給北平再打電話。

### 三人小組

一切妥善，中國航空公司要我們十二時半上汽車，準時出發。在這一段等車的時間里，徐知勉和羅祖光向我敘述他們三人小組在前幾天的活動經過。他們觀察過比我們更深入的青島社會相，他們最大的收穫，是參觀過許多報社，尤其是和青島的新聞記者，在情感上已經起了對流。

羅祖光和我，真是不打不相識。自從經過上次一度口角之後，友誼與日俱增，他特別介紹青島一種特產食品，叫做「糝」。是粥同雜糧，鷄、肉、魚、海味……的混合品，在青島只有這一家出售，據說非常富於營養。我們決定去吃一頓再走，不料在中途被劉達達把我們叫回來了，他說代表團已經又回到新新公寓里，要找我們五位記者去談話。邱致中曾和我談過幾次，說要商量發表新聞的計劃，我們滿以為現在要談論的，無非屬於這類問題，不意我們在路上碰到吳裕後，才知道事情並不如此簡單。這一次談話，竟讓五位記者也做主角，在新新公寓臨別唱了一齣壓台戲。

### 頭條新聞

二〇八號，是邱致中原住的房間，這里面有邱致中、曾資生、宋國樞、鄧季兩、夏元芝這些代表聚集在那里，代表們對我們很客氣的讓座以後，邱致中便說：

「我們這次到北平去，是代表全國人民去奔走和平的，全國人民真是在熱烈期望和平，譬如說報紙上連登三四天頭條新聞，真是非常不容易，剛才青島的電報局局長，還特地跑來給我們送行，中午在吃飯的時候，那位飯館老闆又特地給我們加了一道菜，可見全國人民……」

「邱團長！請你把這一套理論少講點，言歸正傳。」羅祖光有點不耐煩了。

「是這樣的，這是代表們大家的意思，我不過做一個傳聲筒，把大家的話轉告諸位一下。剛才我們吃飯的時候，我們覺得那邊既然不讓你們去，拒絕了一次兩次乃至數次之多，如果一定大家要去，恐怕情形不好，所以……」

「一切由我們自己負責，我們一定要去。」唐季平首先提出抗議。

## 嚴正的表示

「是的，我知道。不過假如你們一定要去，我們估計可能發生三種後果，第一、不讓你們下飛機，第二、拒絕你們採訪新聞。第三、不但不讓你們下飛機，甚至可能連我們也一併拒絕。你們的責任當然可以由你們負，我們的任務却非常重大，我們是代表全國人民和平的。所以，我們主張諸位還是住在這裏，我們留點大頭，諸位的食宿由我們負責，等到我們從北平回來，我們再一同回去。」

這些話簡直激起了我們的共同憤怒，我們嚴正的表示：

「代表團的情形，我們非常了解。我們要去北平的決定，絕不更改。任何可能發生的遭遇，都由我們自己担當。至於剛才所說的那三點，大概你們感覺到最担心的還是第三個可能。不過，這種担心簡直太可笑了，假如共產黨因為拒絕我們也連你們都共同拒絕的話，那豈不是太不重視你們，把和平也看作兒戲了？」

「我不是共產黨，我不知道共產黨怎樣看法」，這是邱致中的反駁。

## 根本不考慮



「總之，不管什麼，一句話。假使共產黨拒絕我們去，我們不顧一切，要先到北平再說。如果是你們代表團拒絕我們去，我們立刻向後轉，返回南京上海。我們是自費來的，不像你們是公費來的，我們回去，也用不着你們操心，什麼青島等候和大頭之類的話，我們根本不考慮。」

後來邱致中又說：「好，你們去。但是你們先寫下一張字，每個人都簽上名，說明你們的去，與我們無關。」「根本無此必要！」這是我們的最後的回答。

終於我們一同離開了新新公寓，向中國航空公司進發。邱致中在路上同我解說：「這是他們大家的意見，我不過代表他們說說而已。你我都是留東的先後同學，當你這次來參加的時候，還是我提的，他們說前幾日報是軍方有關的報紙，他們反對你。」

「過去的話不談了，我只希望你們真正努力和平。」我漫應着。

## 北平上空

下午二時，我們十六個人又坐入XT一三一號機艙裏，駕駛這架飛機的人員，還是送我們從南京來青島的那幾位，不管今後命運如何，大家在這時候的心境都相當愉快，這是我們到北平去的最後行程，只要完成今天這二小時多的旅行，我們的共同目的地，總算能夠衝破一切難關達到了。在青島的那些不愉快情緒，到這時應該一筆勾消。

四點半鐘，我們抵達北平上空。方方的城圍，尖尖的白塔，哪！這是天壇，這是故宮，這是頤和園……飛機忽飛忽低，連那宮殿式房屋頂上的琉璃瓦點點閃光也能看見了。忽然，一種金屬撞碰的聲音出自飛機，我們的座艙有點震動，大家對這個突奇遭遇正在莫明其妙的時候，我發現北平城市縮小了，我們的飛機一下飛得很高，從窗子裏看出去，機翼上清清楚楚有一個透穿的創洞。

### 我們中彈了！

我說：「我們中彈了。」

記者還有到窗子上來觀望的。代表們的神情，頓現緊張，吳裕後半臉在地上，苗迪青兩隻手撐在腳前，屁股翹得多高。一個飛行人員從駕駛艙趕出來，他說：「底下在打砲了，這樣我們怎麼可以降落？看看再不對的話，我們還是飛回青島。」邱致中倒比較顯得鎮定，他堅決主張要降下去，非降下去不可。

飛機在北平高空盤桓，一方面以無線電正在和地面上通話。下面說剛才完全出於誤會，要飛機下降，保證絕對安全。飛機才慢慢繞着很小的圈子，從西郊上空，側翼而下，當機輪落地，飛機正在向前滑行的時候，機艙里立刻發出了一陣鼓掌和歡呼聲。邱致中不自禁地拉着我底手搖幌，他說：「我們總算成功了。」——這時候是下午五時正。

## 中國人民解放軍

機門開處，第一個走上飛機的，是一個留有鬍鬚的卅幾歲的體面中年人，他穿着一套灰色棉軍服，身上唯一的標示，是胸前有一塊白布符號，上面寫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兩排黑字，他首先自我介紹說：「我是代表葉劍英同志來歡迎大家的。我底名字叫王拓，我是北平市政府的交際處長。」然後他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他又說：「真是抱歉得很！剛才讓大家受驚了。原因是今天上午還有國民黨的三架蚊式飛機到這裏來用機關槍掃射過，解放軍的同志，一看見飛機就打，於是發生這個誤會，真是對不起得很。」

## 「祇許十個人下飛機」

接着他把邱致中所交給他的那一張團體名單，和他自己口袋裏的一張名單重疊在一起，按着名單次序點唱，把代表們一個個叫下飛機，點到最末一名，任竹君被擋駕了。那位中國航空公司留在北平的負責人尹華熙，特別高聲說：「只許十個人下飛機。」

我們擁在門口，以新奇的眼光觀察一切。第一個感覺是，共軍的服裝，完全和國軍一樣，他們都是黃色的棉軍服，頭上戴着有護耳的冬季軍帽，美式膠鞋，湯姆生，卡平槍，精神非常飽滿。只是有點呆板似的，飛機上不許人下去的時候，就是一同和王拓來的尹華熙，一樣不許他上飛機。而飛機上的飛行人員，也不許他們走下去。

## 檢 查

代表們把行李打開，讓他們檢查一遍。這種檢查性質，看樣子主要還是檢查武器，幾個年輕共軍，用手按摸代表的被褥，摸得非常仔細。檢查過後，把行李裝入一部中型吉普車上，代表也分別進入兩部黑色轎車裏，然後有人來對我們說：「請你們下飛機。」

這個引導我們的人，也穿着一套棉軍服，不過外面還披了一件美式軍大衣，他把我們六位記者引入飛機場的接待室，向我們介紹一位很精幹的青年說：「這位是林軍同志，你們生活上有什麼問題，完全向他接洽。非常對不起，要請你們在這裏委屈一下。現在軍管時期，最好不要走出機場。飲食和住居，請不必擔心，我再給你們找點精神食糧來。」他的態度很冷靜，講話沒有什麼表情，說完話後，轉身而去。他是這裏的航空處長，名字叫做方華。

## 熱烈的入城式

王拓又和我們寒暄一番。他首先敘述共軍在北平入城式舉行的時候的熱烈情形。他說：「我活了卅幾歲，從沒有見過這樣熱烈的場面。我們的大砲行列走過，我們說這是人民的大砲，許多小孩子和老太婆，也都爬到砲車上去，士兵扶着小孩，我們拖着他們遊行，那種熱烈情緒，真是從內心裏發出來的。那才是真情流露。」他愈渲染得動人，我們愈想進城，但是他說：「實在對不起諸位，請你們在這裏委屈一下。」說完話，

他和代表團進城去了。

## 管吃·管穿·管香煙

門口有一個共軍衛兵在徘徊，他背了一隻長槍，還有一隻短鎗，還有兩個手榴彈。我問他「待遇怎樣？」他說「管吃飯、管衣服、管抽香烟。」我又問：「你一個月拿多少錢？」他設：「八路軍不要錢。」我在機場上也問過另外幾個，他們的答覆都是一樣。從這裏我知道，共軍的物質享受，並不如何特別優裕，只是在精神上有一種維繫和鼓勵，所以士氣非常旺盛。

我們的住處是機場原來的醫務所，飛行人員住了一間，我們五位男性記者分住兩間，一位女記者單獨住一間。床舖是木板，美式棉被和毛毯，每人有四床之多，房間裏有電燈、有火爐，倒也舒適，晚間是用吉普車接我們到外面村莊裏吃飯的，八菜二湯，有魚、有雞、小菜的豐盛，殊出意想之外。

## 一個歷史人物

四位飛行人員，機師KC盧，副機師YF林，報務員SK唐，機械員趙覺生，他們也和我們住在一塊了。KC盧真也算是一個歷史性人物。他原籍湖北，從小在北平長大的，舉止行動，完全像一個北平人。他說，北平東單飛機場上，最後一個架飛機來的是他，現在共軍入城後，第一個駕飛機降落西郊機場的還是他。飛行人員最滿意代表團人員，他們說：「不來的時候，天天催着要來，來了以後，又怕不得回去，現在要求共方，連我飛機也扣在這裏。」

經飛行人員檢視後，才知道剛才打上飛機的是高射砲的彈片，一共有五處傷痕，在座下有三處，距離我的座位很近，機翼上有兩處，那個我們所看見的穿洞，距離油管只有五英寸。飛機是在不到三百英尺的上空中彈的，假使不立刻拉到一萬英尺以上，恐怕大家都完蛋了。「五英寸」，我們說這應該是和平與戰爭的距

## 八菜二湯

二月七日

昨夜睡的總算舒服，只是那個軍被太窄了，一不小心寒氣就從兩肩的空隙裏竄入，北方的冬天，到黎明才感覺到它的冷峻。我很早就醒了，從窗子裏看到飛機場的白楊樹，電綫桿子，破飛機，損壞了的汽車等等。白楊樹和電綫桿所描繪的是北方風景，飛機和汽車顯示着戰爭的遺蹟，當北平被圍的時候，這裏是曾經接觸過戰火的，這些漂亮而受創傷的種種設備，因為我們這一批不速之客的來臨，第一次重新再被利用。

今天吃飯，還是用吉普車把我們開到飛機場附近一個村子里的人家裏去吃的，還是八菜二湯，菜的花樣變了幾種。走出飛機場的時候，那兩個守衛的年青共軍又擋住汽車，經林軍說明「我們去吃飯的」後，便讓汽車駛出。昨晚我們第一次通過的時候，林軍再三說明，他們一定要向林軍要「手續」。

共軍的官佐和士兵，在形式上完全沒有區別。他們沒有不同的符號，沒有階級，士兵稱葉劍英叫做同志，林軍當過連指導員，大概總該是個校官軍級吧，但是他和普通士兵，和王拓、穿的衣服都完全一樣，唯一的標示也是一塊白方布符號上寫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兩排黑字。他們只認識「手續」，不認識人，只服從「決定」，不講交情。我們這次被擋駕在飛機場的主要原因，他們一再對我們的答覆，是「這是軍管會的議決案，不能更改。」

在林軍辦公的地方，有一架電話機，林軍說這才是裝起來的。幾位在北平有親戚的同學，如獲至寶似的，都開始向外打電話了。新夜報的女記者任竹君，她有一個哥哥在北平電話局當科長，她不但同她哥哥通話，而且還由她哥哥轉來了新夜報南京辦事處的長途電話。對於任竹君這次行動，曾引起我們五位記者的不滿，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是生活在半拘留狀態下的，給家庭通通電話無所謂，要同南京通電話，在有考慮的必

要。但是這位小姐的性格非常好強，她以這是我們的一種屬於職業性的妒忌，於是她和羅祖光吵了一場，也和我吵了一場，還是把一些簡單新聞，從電話裏報了過去。只在職業上講，是够認真的。

南京益世報的羅祖光，他的姐姐和妹妹都住在北平城裏，他和他的姐姐妹妹輪流在電話裏聊天。

「你是妹妹嗎？我還沒有見過你哪，你有多高了？我慄，我像一個大人那樣高。我很想進城來看看你，但是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這個可能，我們正在進行……」

## 小紅鬼

反正我們都沒有事情，他們打了一兩個鐘頭電話。我們另外四位唐季平、徐知勉、戴魏光和我，都一直擠在屋子裏旁聽，那裏有兩個電爐，我們圍爐取暖，並且向林軍和另外一個叫做陳明的共軍幹部問東問西，一切我們都感到新奇，在他們却認爲是極其平常的。林軍和陳明，是從東北來到北平的，他們都是自十三四歲就做小紅鬼一直幹到現在的共軍基本戰鬥員，也都是共產黨員。

現在在北平開照像館的一位南京同業，他原來是北平益世報和南京益世報的記者，自從北平益世報停刊之後，他非常閒散。他和羅、徐兩位在電話裏說，他要替我們奔走，找人民日報主筆范長江，找軍管會裏他所熟悉的人，設法讓我們進城去觀光。順便他向他們報告說：「我昨天沙盤贏了廿幾個大頭，等你們進城，我請你們六個人到東來順吃羊肉鍋。」

吳裕後從六國飯店打電話來給任竹君，他說他們正在交涉，希望我們能够進城。

## 人民日報

我們唯一能够看到的報紙，是人民日報，那是從前在北平一個官辦的最大規模報館——華北日報，被共方接收後所改編的。原來華北日報的主持人，是勝利後政府特派華北的文化接收大員張明燁，張在北平緊張

時候南飛，牽北日報還在過渡時期延續了一段時間。共方接收後，完全利用原有設備，由范長江主持變為共方在北平的機關報。形式是對開一大張，編排的內容，和過去的新華日報作風完全一樣，只是比新華日報漂亮多了，白報紙，有大幅的照片插圖和漫畫。每天下午出版，專論和特寫最多，新聞較少，社論不是天天有的，沒有廣告。

## 張恨水

北平的其他報紙，只是益世報停刊了。此外如世界日報、世界晚報、新民報、明報、北平日報等，都在照常出版。新民報的發行人，還是陳銘德，張恨水在新民報上依然連載他的大文章，不過，內容都改變了。除新聞方面其他各報較人民日報為多外，言論立場，一律向人民日報看齊。對革命對象作無情攻擊，標題用字，比人民日報更為生動刺激。（當本書付印時候，傳來消息，北平日報及其他與官方有關報紙也停刊了。）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黃色新聞完全斂跡。

這兩天北平報紙上所一致刊載的，是共軍入城後的熱烈氣象。充滿了歡呼，充滿了讚譽，我們想以記者眼光，從新聞頭縫裏搜尋點什麼，而竟不可得。

## 純良的北平人

二月八日

我認識了那兩個專門為我們打水升煤爐的小傢伙，一個叫劉文海，一個叫李慶福。

他們都是道地北平人，他們的父親，在過去中國航空公司正式通航時代，都是這機場裏的搬運工人，現在做什麼，他們始終不肯說。這次，他們倆是特別被請來給我們打雜務的，代價是給小米多少斤。究竟多少斤？在我們未走之前，他們還不知道。在這裏我忽然想到，北平人是純良的，北平人是乖巧的。他們經過歷史上的最大風險巨浪，他們看到過改朝換代時候的種種曲折情節，所以他們寧願說俏皮話，開小玩笑，在小圈子

裏過生活，不願意發表有關時局意見。凡屬國家大事，在北平人的口裏，說得特別當心，這是我在十幾年來，在北平讀書時候的感覺。想不到現在從這兩個小傢伙身上，我又發現了這種氣息。他們開起玩笑來，一張「貧」——北平土語好說話之意——嘴，真會說，真會鬧，但一接觸到我們想要知道的事物時候，他會很輕鬆而自然地躲閃了。在大時代的浪濤下，飽受創傷的北平人民，只目前還是在半懷疑而持冷靜的態度下察看一切。他們需要浪濤沖激，需要更多的溫暖，需要更多的革命事實表現，才能把那個封建氣質的古城，澈底翻一個身。

## 「同志」

因為我歡喜和這兩個個人說笑話，逗着玩，所以僅僅才連皮兩天功夫，已經彼此混得很熟了。這裏最普遍而流行的稱呼是「同志」，李慶福早晨洗臉水進門來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是瞞的，於是他說：

「喂！王同志。今天您們不必再出去吃飯了，這兒給您們佈置好了餐廳。廚房已經搬進來了，您瞧！那個大卡車旁邊正在冒烟兒的白房子，不就是嗎。還要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您不說歡喜吃麵嗎，今天是大肉包子。」

從各種跡象看來，我們不能進城，已經成了既定之局，不會有什麼更改。但是我們還認為可能有些希望，等到大家起身後，一古腦兒湧到有電話的那一座房子裏去。第一個我們所接到的回音，是住在北平的那位同業。據說他到過人民日報，到過其他報館，同業們都非常為我們表同情，但是，因為那是軍管會的決定，非由軍管會重新決定不可。唯一的希望，他說他馬上到軍管會去再努力一番。

代表團裏的祕書做劉達達，他也打來電話給我們說：「你們進城的希望恐怕沒有可能，不過他們——軍管會打算派人來看你們。」

## 六國飯店



我們知道，代表團住在六國飯店。這是北平原來最豪貴的旅舍，像上海的國際飯店一樣，有許多國際性會議和政府官員的重大應酬，過去都在這裏舉行的。兩年前，政治協商會議時候，葉劍英代表共方參加北平三人執行小組，還是以貴賓身份常常出現於六國飯店的。今天却已經以主人身份住在三樓了。代表們被招待住在二樓，代表們的享受，據他說比我們更舒適，睡的是席夢思牀，吃的是頭等大菜，但是行動和我們一樣地不大自由，一切都要團體行動。不故作各別活動。我們雖然想進城，但想到，是否能讓我們去閒散的遊逛西單商場，東安市場？是否能讓我們去蹦蹦跳跳天橋？到北海滑冰，到白雲觀趕廟會，……甚至去看看解放後的八大胡同？根據代表團的情形看來，進城還不如在這個小天地裏自在，這是我們聽到不能進城後的阿Q想法。

下午那位北平同業的電話又來了，他也說沒有希望。我們不能進城，那是鐵的決定。這傢伙真會開玩笑，他在電話裏最後還問：「羊肉刷鍋不行了，你們想不想吃北平的冰糖葫蘆？」

## 軍管會的許可證

進城既然絕望，這兩位城裏有親戚的記者，又要爲打電話忙了。任竹君說：「哥哥！我恐怕是不能進城。我們只好不見面了。……媽媽叫我問候你，叫你保重。」羅祖光說：

「得了，我們進不了城，只好下次再說。你們要來？來不了的。沒有軍管會的許可證，你就是走到機場門口，衛兵也不會讓你們進城的。好吧，下次再見。什麼？你罵我小匪？你要來解放我？好吧，瞧你的……」這些濃厚的情感語句，當時聽到我們耳朵裏，感覺非常刺激。林軍和陳明在旁邊，神色自若。

大家和林軍商量，我們把帶來的信和東西，託他們帶到城裏去，把城裏朋友要給我們帶來的東西，轉託他們也帶來。林軍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我們分別把信件和任竹君的四隻南京絨帽交給他後。下午換來一大堆水菓、點心、冰糖葫蘆，還有羅祖光、徐知勉，給他們兩個愛人所買來的北平領針。

## 一 響槍聲

我們發覺了原來空軍小學的運動場，大家補充小學生運動一番。溜滑板、蕩鞦韆、坐蹺蹺板，我們開始在這個小天地裏作長久之計，從這次運動後，羅祖光從蘇夫洛格倫的蒙古姓名，被我們改稱為「蒙古馬」，唐季平叫「荷蘭牛」，徐知勉頭上歪戴一頂法式南瓜帽，我們叫他做「法國牛」，我也叫做「陝西牛」。

天氣有點不大好，飛行人員和林軍去找尋布蓬遮蓋引擎，恐怕明天會下雪。突然，我們在房間裏聽見了一響槍聲。

等到他們回來，才知道他們扮演了一個小插劇。

他們走到一間堆存廢物的大屋子裏去，正在找尋布蓬，忽然在房間的那一頭有一種響聲，而且，一扇關着的門自己開了。林軍拿出手鎗，彈已上膛，但他走到這面，聲音在那面響，走到那面，聲音又在這面響，飛行人員說有鬼，於是放棄了找布蓬的事，大家都走出來。走到路上，林軍忘記了剛才的事，無意間把手一扣，「砰」聲大作，使他們同行的四位飛行人員，飽受一場虛驚。

中午吃包子，晚上吃饅頭，因為我這個北方人比他們善於吃麵食，加上運動了一番後，胃口大開，連「蒙古馬」也比我不過，於是我在今天晚上，又贏得一個「飯桶」渾名。——其實叫「麵桶」還切實些。

飛行人員和我們都混得非常熟悉了，我們一塊兒打橋牌，談天談到深夜才睡覺。

## 電話出了毛病

二月九日 下雪了，北方的雪是那樣可愛，地面上被銀屑鋪了厚厚的一層，如果你抓一把在手裏，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一片片小冰花，多角形的美麗圖案，真是天工絕倫！

我們在雪地上賽跑，並且自製一個華達呢的籃球，那是用兩頂丟在地上的空軍華達呢帽子，中間塞滿了

舊棉花，然後用舊電綫把它密密層層的緊縛起來的，除了不能在地下拍而外，並不比一個真的籃球差勁兒。我們六個人分開對打一番，倒也打得氣喘汗流，我們計劃，假使短期內不南歸，我們這樣練練體格也是好的。

今天他們又去打電話，電話出了毛病，外邊打來的電話聽得清清楚楚，這面講話，對方却聽不出。我預感，這並不是一個物理現象。

我們和陳明也混熟了。他和林軍一樣年輕，都是廿五六歲。陳明在表面上看來，態度比較林軍隨便些。他向我們敘述北平市這兩天的學生瘋狂情形，並且講到東北，講到平津幾個戰役。有這樣一段敘述他說：

「我們和傅作儀的軍隊，服裝配備，一切都完全相同。解放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沒有符號。但是，多天戴上皮帽子，穿上大衣，再背上槍、手榴彈、乾糧袋……這些玩意兒，根本就看不出什麼區別。有一次，就因為這個鬧過一回笑話。我們打豐台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向豐台開發，傅作儀的軍隊也在我們行列的後面向豐台開發，大家都以為是自己人，沿途我們相安無事，等到走攏豐台，我們回過頭來，才發覺情形不對，傅作儀的軍隊，當時被我們繳械不少。」

## 傅作義的行動

傅作儀據說現在駐在北平西郊，他的行動是自由的，但是他拒見賓客，我們想從人民口裏探問一些北平人民對傅的印象怎樣，好容易才獲得一點點答覆說：「並不怎麼樣好。因為他常常要捉人的，捉了就去當兵。」其實，這何嘗是傅作義的不好？

記得胡宗南曾說過：「我們軍事失敗，並非技術不如共軍，也並非物質條件不如共軍，而是政治教育不如共軍。」這倒是真情話。

共軍的編制，和國軍大致相同。不過他們很注重政治教育工作，一個有資歷的共軍，多半在作戰中前

後後受過很多次的短期教育。不過，教育並不太難，而要獲得政治教育的優良效果，卻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首先在教育的目標上，應該是崇高的，偉大的，實際的，才能够激勵他們的熱情，建立他們的信心，不管事實究竟如何，共軍無論官兵，他們都以爲他們是在爲革命而作戰的，這便是一切問題的最中心問題。

## 戰鬥英雄

他們激勵士氣的方法，是鼓勵英雄，並且製造英雄，而這個英雄不是屬於一個人，而是大家都有機會爭取的。過去我們只知道勞動英雄，現在才曉得有戰鬥英雄。不但有個人英雄，而且還有團體英雄，北平的入城式，戰鬥英雄連，就是走在最前面，享受第一個榮譽給那些瘋狂的學生獻花和景仰的。因此，大家都希望做英雄，在每次軍事進攻之前，首先要決定誰是主攻，誰是輔攻，主攻的就是爭取英雄的，他們甚至保打一個城市，預先寫下保條。

下午，軍管會派來一位邢同志，他提來很多水果、點心和香煙，和我們六位記者一一握手之後，他說：「葉劍英同志叫我給大家送點點心來，並且要我向諸位致意，非常對不起，請在這裏委屈一下。」

他講完話後，用汽車把四位空軍人員載進城裏去了。  
李慶福跑來給我做一個鬼臉，他說：「他們都進城去了，您們爲什麼還不進城呢？」  
「……………」我也還給他一個鬼臉。

## 非革命不可

晚飯後，我們和林軍討論許多問題，我們在這時候嚴正聲明我們的態度：「我們覺得這個時代非革命不可。我們已經體驗了那一面的事實，現在也要求來看看這一面的事實，因爲歷史是殘酷的，不革命的一定要給革命的革掉。」「歷史是殘酷的」唐季平說這幾個字的分量很重。

從一個故道里，我測驗到一般共產黨員的性格修養，是重於理智，輕於情感的，尤其是對於我們日常現在所最流行的幽默感，在他們也許認為是一種情感的浪費。由於談到飛機，我便講了一個飛機的笑話，我說

「在上海龍華的飛機場上，有一次舉行新機試飛典禮，那時候飛機還很稀奇，於是許多男女來賓都來觀禮。公司方面特別討好來賓，就請他們的客人登機遊覽市空一週。客人參加的多半是太太小姐們，因為她們最喜歡新奇。不料飛機凌空，機件突然發生了故障，下面的人告訴飛行人員說，把油飛完後再降落下來。結果飛機在天空盤旋了幾個鐘頭之後，總算安全降落。但是機門開處，那些好新奇的小姐太太，一個個都哭得眼睛紅紅的、腫腫的。」

故事講完，別人都笑，只是林軍沒有笑，他說：「這件事是飛行人員的不對，既然出了事，就讓客人安靜，不應該把危險告訴他們。」

## 延安的戀愛事件

對於戀愛，共黨自然也非常感到興趣。不過他們有一個最高原則，就是革命第一戀愛，其次。關於這一點，我想起一個曾經在抗戰時期轟動延安的戀愛事件，可以作為充分說明：

「有一位共黨的女同志，和一位男同志談戀愛。但他後來又愛上了另外一位同志，於是第一位男同志妒火中燒，竟把這位拋棄他的女同志殺死，投到延河裏了。這位女同志的死屍，被他們其他的人所發現，他們認出他是熟識的人，而且是一個革命同志。於是開會公審，經過一番熱烈的辯論之後判決兇手死刑，他的罪名是：他不應該因為戀愛私情，而殺害一個革命同志，使革命減少了一份力量。」

判決之後，兇手要求參軍，情願到最前綫去犧牲，為革命盡最後一分力量。但又經過一番熱烈辯論，仍舊判決他的死刑。理由是：死刑是懲罰，參軍是革命工作，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晚上我們自己開過一次檢討會，我們認為電話之所以發生毛病，可能是被阻斷的。因為任竹君說，她曾經要求他們把電話修好，他們的回答是「已經報告過軍管會了。他們說慢慢的再修理。」

我自從離開上海以來，已經十幾天了。原計到北平理髮的，直到現在，頭髮還是長得嚇人，襯衫和內衣都沒有一件是乾淨的，我看見房間裏爐火熊熊，火爐上有一壺熱水正在冒氣，於是我把一部分污濁衣服洗掉了。

## 憤怒的陣容

二月十日

北平所有的報紙，今天都在對合衆社記者季昂，美聯社記者穆薩大加責難，參加這個憤怒的陣容的，有解放戰士，有電力公司工人，有電訊局報務員，有車夫，有燕大學生自治會，有師大的師生，有民主人士，田漢、胡愈之、周建人、翦伯贊、曹靖華、吳晗、楚圖南、韓兆鵬，等有北大教授許德珩，聞家驊、樊弘、費青等，有北平市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籌委會。他們一致提出警告，駁斥美記者的新聞誹謗。他們說：「傷心丟掉武器，無恥惡意造謠」，「有意歪曲事實，應該叫他道歉」，「光明民主的北平，不許你們在這裏」，並且又提出了「美軍滾出去」的舊口號。

## 「征服者」？

事實的起因是，季昂在一日這天，給合衆社發了一條電訊，內容爲：「北平平靜地好奇地接待征服者。各種學生和工人團體排列在街道上，各小隊都打着大幅彩色旗幟，不停地喊着口號，但這並不是一般人民情緒的反映，他們表示了據說過去四十年中用以迎接六次征服者的同樣的保留態度。」

穆薩在三日這天，給美聯社也發了一條電訊，內容爲：「今日北平給它的共產黨征服者一個熱鬧的歡迎，這只有這樣經常被征服的城市才能够做到。共產黨向擁擠着的成千成萬的人顯出一兩件東西看看——長達數哩的繳獲來的美國造的各種車輛。長列的市民，在這個熱烈的歡迎遊行中把嗓子都喊啞了，正如當日本人

佔領北平他們歡迎日本人，當美國人回來，他們歡迎美國人，當中國國民黨人回來他們歡迎國民黨人，以及數百年來歡迎蒙古人與韃靼人一樣。北平在歡迎它的征服者方面，是素享盛名的。」

這兩篇電訊，都是由北平發到外面去的，新華社又在八日這天，把它轉載回來，於是掀起了一個空前的憤怒高潮，素來自高自傲的美國人，對中國冷嘲熱罵，本屬家常便飯，想不到熱烈癡狂的北平人民前，却碰了一個大釘子，他們在電訊中最失言的地方，就是不應該把共產黨寫為征服者，把中國人比做日本人，韃靼人，美國人。

共方當局，對於這件事的處理，是持沉默態度的，但是我們從另一個事上看出共產黨員一般憎惡外國的情緒。

## 合衆社的季昂

八日的上午，我們看見有一個外國人從機場外面被衛兵帶到林軍的面前，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話，林軍也不懂外國話，林軍却用中國話教訓他說：

「你這個美帝國主義者的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裏，允許你們四處橫行。這裏是中國人民的北平，你竟也敢隨便開着吉普車想撞入飛機場來？」這個外國人笑笑，沒有回答。後來我們聽見林軍打電話：

「沒有和他們談話，我已經叫人帶到軍管會來了。你是會講美帝國主義的話的，你多問他幾句。」從這個外國人身上所掛的一架照相機看來，我們想到，也許他是一個美籍記者，也許他就是那個撞禍的傢伙之一，甚至也許他就是來看我們的。（後來我在上海的報紙上看到，他就是合衆社的季昂，他的確是想來看看我們，而沒有達到目的。）

這裏的習慣，是只吃兩頓飯，最初一、二天，每天早晨和晚上有點餓，現在已經無所謂了。今天第一頓飯是雜醬麵，第二頓是大鹵麵。

談到吃的問題，真覺得非常慚愧！爲了我們這一個不歡迎的記者，他們特別給我們請了兩個廚師來燒菜。雖然飛行人員進城去了，我們的八菜二湯，並未因此減少，而且多屬葷味。任竹君是伊斯蘭教，還要她另外弄點牛肉之類的。也許他們以爲，像我們這些享受慣了的布爾喬亞記者，生活非過得舒服不可，其實我們對於餓肚子嚼燒餅，真是家常便飯，我們來不是爲吃飯而來的，因此，想到不工作白吃飯，想到我們在這裏反做了人民的剝削者，覺得非常不好受，他們招待的愈週到，反愈感到難過。

## 還有什麼正經事

好在我們終於發現他們自己所吃的飯，也和我們一樣。我們並沒有問他們那是經常的或是偶然的情形，却因此內心裏比較安服些。

但是，李慶福這個小傢伙，和他玩笑開得過多，連我們請他做事的時候，他也大鬧其玩笑。我們覺得應該告訴他一聲，於是我對他說：

「喂！李同志，咱們說兩句正經話，不開玩笑，今後咱們逗樂的時候逗樂，做正經事的時候做正經事」  
「什麼？得了吧。你們還有正經事？除了「吃」還有什麼是正經事」？這個回答，簡直像一根毒刺，刺在我們的最痛處。

一個女同志和陳明坐着吉普車來了。這是我們所看到共軍人員中的唯一女性。因爲她在這裏逗留的時間不久，所以沒有機會和她深談，她穿着一套和林軍他們一樣的灰色棉軍服，外面套着一件美式軍裝大衣，大衣外面，還繫了一條腰皮帶，頭髮長長的披着，但是沒有燙，面孔紅紅的，身體非常健壯。

任竹君向她詢問婦女問題和婚姻問題，她說：「我們今天主要爭取的目標，是婦女的平等地位。這是包括一切經濟、政治、人格的平等地位，我們要從男子的隸屬地位上解放出來，和男子完全平等的站在一切戰鬥行列中參加革命工作。」話講完後，她和他們一共四五個人坐吉普車出去了。



晚上，陳明特別給任竹君拿來一張當天的明報，他說：「你很關心婚姻問題，這張報紙是專門你找來的。」

## 共產黨的婚姻

那上面有吳玉章一篇論共產黨的婚姻與新舊道德的專文，說得倒是非常透闢，大意是：

「共產黨對於婚姻的革命，首先要從婦女在革命中獲取平等地位做起。共產黨是主張一妻一夫制的，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制的。至於講到「共妻」之說，簡直荒謬絕倫。只有封建制度下的頑固腐敗份子，才把「妻」也當做財產，認為是可以「共」的。那些封建腐敗份子，他們自己討幾個小老婆還要在外面狂嫖，却要他的妻子爲他守「貞操」，我們主張的婚姻革命，是要婦女和男子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除了建立新的道德外，對於舊道德的優點，還要保持。列寧在革命時期，早就提出反對所謂「一杯水主義」，馬克思和列寧雖然都沒有說明共產主義時代的婚姻是如何一種形式，但是馬克思和燕妮結婚，列寧和克魯普斯結婚，這兩對夫妻，都是白頭偕老的。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底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包辦的，我對於我的妻子，並不能算滿意，但是我很多年才回家一次，她替我照料兒女，我覺得她對家庭負的責任比我還大，我非常體諒她，我出門這幾十年，我也並沒有再結婚過，我也從來不曾想到要和妻子離婚，因爲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爲了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給青年人看，所以我寧願犧牲個人幸福。」

## 富有革命性

算來在這裏已經第五天了。雖然我們實際上是失去自由，並沒有離開飛機場，但是直接間接對北平的實情，也已經了解得很多。今天，我要在這裏綜述一下：

至少，到目前爲止。北平的情況，是富有革命性的。一切舊的制度在變換，一切新的制度在成長。共產

黨對於他的太快的勝利成果，有點接應不暇。但是他並不因此打算妥協，他大概已經認識清楚了歷史的殘酷教訓，（革命的站起來，不革命就要倒下去。和革命的夥伴永遠攜手，和革命的對象永遠作敵。）所以他採取的一切辦法和步驟，實際上都是很澈底的。

## 控制情感

共產黨員的最大特點，是理智能够控制情感。他們的一切措施，都是決定於會議，而不是決定於人。他們所共同要準守的，也只是議決案，而不是命令。我們六位記者之所以被拒於機場的最大理由，就是「軍管會這樣議決的」，那幾位共產黨員儘管對我們很客氣，我們總還可以覺察，那他們的工作，而不是我們間的交情，尤其是高意的表情，始終是那麼冷靜，我們向他說出不准進城的遺憾時，他的回答是：「叫你們慢慢來的，誰要你們就來的！」

北平市面依然如故，只是在過渡期間物價一度飛漲，商人爲了進貨不易，最初都不肯開門，經過再三告諭後，總算商店都開門了。但是因爲一方面是在過年關係，一方面商人還有觀望之意，所以每天下午一時開門，五時就關門了。在這一段時間中，北海還是在滑冰，尙小雲和荀慧生還是在演唱京戲，東安市場那個說相聲的大麵包，還是在那裏賣「吞」嘴……只是汽車減少了，汽車的速率規定每小時不得超過十三英里，像烏龜樣在街上蠕蠕爬動。人民可以憑身份證自由出入城內外，共軍沒有手續，却不准入城。夜裏並不戒嚴，但是北平沒有通宵舞場和神密酒排間，誰在夜裏不留在家中圍爐取暖，還到外面去亂竄？

## 「王大娘·送鷄蛋」

學校裏學生情緒最熱烈，最緊張。除了共軍進城式這天鬧得滿城瘋狂外，接連幾天都在繼續活躍着。「慶祝解放」「週年二七」「師生聯歡」……真是說不盡的名目。秧歌舞、演劇、提燈會……，簡直花樣百出。

那些「說喜歡，真喜歡，解放區真軍民笑連天……」「王大娘呀！送雞蛋啲……」「過新年呀鑼鼓喧天，統一步調呀勇敢向前……」之類的通俗動人歌曲，進三步退一步的扭秧歌，連小學生也都會唱會扭了。三月一日還要舉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那更是學生生活躍的時代了。

一般學校都在照舊上課，除了中學的公民，童子軍，軍訓等課停止外，並無其他變更，最近新成立的改制委員會，正在研討今後的教育新制度問題。教職員大多是原職原薪，並且共方一再聲明，保護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只是那些專靠收學費維持的私立學校，既不能收高學費，又不能苛待教職員，共方當局，又不資助，只好關門大吉，大學中如中法大學就沒有開門。共方的最高學府，是華北大學，那是由北方大學和華北聯合大學合併而成的。員生有三千多人，校長是七十多歲的老共產黨員吳玉章，副校長是范文瀾，和成仿吾。

## 新民主主義

共黨對於經濟政策，已經改變得很多了。他們不承認他們是共產主義，也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是只適於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這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理想，也就是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大目標，主張不廢除私有財產，不取締小資本的存在，對富農鬥爭，對中農不一定要鬥爭。對於工商業，以保持現有機構的完整，保持原有的優良制度為原則。清算的對象，只以「官僚資本」為主體，其他仍與保護。共黨對於政治政策決不放鬆，對於經濟政策放鬆了。

共黨的外交政策，還是撲朔迷離，令人不解。若只從報紙上的國際新聞表現着，是和蘇聯非常靠近的。但是他們絕不承認這一點，尤其是否認憑藉過蘇聯任何力量的。而且毛澤東在秘密文告中曾調民族意識，他們又認為美蘇的衝突並非絕對不可避免，董必武到美國去，這也是相當確切的消息。

## 葉劍英的禮物

二月十一日 早晨濃霧大作，我們担心天氣會不好，但是劉文海說，這正是好天氣的預兆，飯後

果然陽光四射，春風煦人。

林軍，陳明，高意都到我們的住處來了，他們告訴我們說：「對不起，你們委屈這許多天，現在請你們準備一下，馬上要飛回去了。代表和飛行人員們，都在飛機那裏等候你們，汽車已經開在門口。」

王拓又和我們在機場裏見面了。他說了許多對不起的客氣話，並且提來三靈水菓和三條香烟，他分成三分，一分送給代表團，一分送給飛行人員，一分送給記者們，他說：「葉劍英同志要我特別帶來送給諸位的。」

我們的同業，抓住這個機會去問王拓許多問題，大概因為他是交際處長也難免善其外交辭令吧，回答大半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屬於「關於這一點，我們正在研究……將來一定有一個具體的整個的決定。」之類語句，用得相當多。

問他爲什麼不讓新聞記者進城，他說：

「真是對不起！你們西城裏打電話訪親戚，我都是知道的。第一、因爲這個決定，是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決議的，軍管會的決定，不能更改。第二、我們正在辦理接收事項，一切還沒有進入常態，記者未便接待。第三、你們是隨同人民和平代表團來的，假如是記者的單獨組織，或是記者的單獨行動，我們一定歡迎。」

## 空遊

原班人馬十六個都進入機艙後，一個共軍還站在門口沒有下去。我們正在懷疑，難道他也同我們兩飛機嗎？他開口了：「請諸位看看人齊了沒有？」

「一二三……十六個。齊了。」

「人齊了，我們警戒的責任算完畢了。」他最後一個跳下機艙後，XT一三一號機輪向前滑動了。這時

候是正午十二時。

飛機離地後，低飛很久，以致我們掠過北平市空，掠過北平郊區，把地面上的房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一方面很慶幸我們最後能够空遊市區，一方面本能的感到有些不安，經我向駕駛人員探詢後，才知道那是一種感覺，恐怕萬一高射砲的彈片再來光顧，KC 處還說：

「他們一定在罵了，說這小子，簡直對我們還不放心。」

在飛機上，那個始終沒有正式發言的代表兼發言人曾資生，很疲倦似的躺在座位上睡着了。其他幾人都默不做聲，最顯得喜氣洋洋的是，邱致中、吳裕後、夏元芝三個人。

邱致中歷述他們在六國飯店整整五天的經過，他說：

## 和平的誠意

「我們到的那一天是六號，大家休息，沒有活動。第二天是七號，我們到聯合辦公處去拜訪葉主任葉劍英，中午就在那裏吃飯，和七個委員都見面了。除葉主任委員外，屬於共方的還有徐冰，陶鑄，戎子和三個委員，屬於傅方的有郭宗汾，周北峯，焦實齊三個委員，葉劍英穿了一件很舊的棉軍服，油漬滿身，但是精神非常健旺，面孔紅紅的。我們從一時到二時半，一共聚談了一個半鐘頭就回來了。晚上把和平綱領送過去，他又叫我們分別寫點和平意見。」

「第三天是八號，我們從晚上九點鐘開始，分別和葉主任談話，葉主任在三樓上，同他一齊在的有徐冰、王拓、還有一個書記，我們把書面意見遞給他後，一直談了很多問題，最大的收穫，就是他說他們對於和平是有誠意的，說是只要政府不備戰，不演唱雙簧，隨時都可以正式談判的。我們的談話都有紀錄。這樣一直談到一點多鐘才完畢。他對我們的問題答覆，說是或者正式用廣播答覆，現在已經轉到延安中共中央去了。」

「第四天上午辦理汽車的通行證，下午由王拓陪同我們去遊北海和故宮，第五天又去遊頤和園同燕京大學，這都是汽車來回，每一輛車子上還有兩個背盒子砲的士兵保護的。今天本來要去遊三殿的，因為天氣好，我們就回來了，臨行我代表大家到三樓上去給葉主任辭行，他下來到二樓又給我們送行。」

## 祕密消息

「哦！還有很重要的一句。臨走他說，我們要共同努力和平。」我聽過邱致中的敘述後，我看他在起草書面談話，於是我又去問吳裕後，他說：

「我告訴你的，都是祕密消息，請你不要發表。我們在那裏吃的很好，住的也很好，我和葉劍英談了兩次話，跟大家一同談過一次，我自己還去找過他一次。我提出了十個都是最具體的問題，有許多他都很具體的回答了。譬如我說「戰犯」一點，可以改為「懲治貪污和頑固份子」，不是可以減少刺激嗎？他說可以商量。我又說到軍隊改編問題，他說也是可以研究的，還有他保證在和談未破裂之前，林彪軍隊決不南下進攻京滬，我說，陳毅、劉伯承呢，他說也可保證不渡江，我說他們也能保證嗎，他說中共中央不會連這點控制力量也沒有的。我又問他究竟什麼時候可以舉行和談呢，他說在一月之內，這些話他都不要我發表的。」我又問他代表們的行動情形怎樣，他說：

「行動還好，我給南京和廣州打過電報，他們都知道，也並沒有檢查，我還去訪過一個朋友，他們派一個兵一同去保護的，因為北平城裏還有一千多特務份子潛伏着，他們正要準備舉行戶口總清查一次，在沒有把武器查出之前，怕我們有危險，我走到朋友家裏，那個兵站在門口，並不進去。我們拒見新聞記者，所以報紙上很少刊載我們的消息。」

## 南京劃安全區

我再去問問夏元芝，他說：

「這次我的收穫最大，我給葉劍英葉主任說，我是個律師，我是學法律的，我不懂政治。我要說的話，都是真正能代表南京人民所說的話，我說人民實在不願意把仗再打下去了，應該早弭戰禍才是。我又說，南京不能向北平看齊，學北平的局部和乎，南京要全面和平，因為南京是首都。這些葉主任都表示原則同意。還有，我說，萬一和乎有問題，我請求在南京市區裏，劃一塊地方，作為難民收容所，要葉主任關照，避免砲火的轟擊，副為一個安全區。葉主任也是在原則上同意的。就這一點成功，我不是收穫最大嗎？」

二時十分飛抵青島，在機場飯店吃中飯的時候，飛行人員又講了許多代表團在大國飯店的外史，吳哲生帶給一個美國朋友的照相材料，被共方沒收了。代表們身上只有大頭，因此連買報紙也竟付不出現錢。代表們行囊累累，有心留戀故都春夢，但經飛行人員頻頻的催促，再加上主人的暗示後，才在情態依依下告辭南歸。

## 內鬨的爭功戰

三時五十分飛離青島，邱致中的書面文告已經擬好了。當他把文告拿到各個代表面前簽字後，又把它交到我們新聞記者手裏時，我們看見文告中「邱致中等」四個字，再一觀察吳裕後那副含笑不語的面色，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預感，即是——

「雖然我們經過千辛萬苦，終算把南京，上海和北平間的和平橋樑，第一次搭通了。但可惜，這一羣會冒生命危險謀取和平的代表們，竟已劍拔弩張，陰雲密布，眼看就要爆發分裂內鬨的爭功戰了。」

五時正，安降南京明故宮機場，引擎的螺旋槳轉動才一停止，我們正要預備下機的時候，K C 盧從駕駛座裏走出來說：

「對不起！請諸位等一等，有兩句話要講。」

「剛才總公司打電話來，希望大家在南京不要多講話。因為還有一架飛機，就在這一兩天也要去了。」有人在聽過話之後，把厚厚的一捲人民日報，棄擲在座位下，被一位同業立刻拾了去。大家沉默地走出X丁一三一號，沉默地走出機場，各自東西分散。

## 尾 記

我很慶幸，我能够隨着人民代表團和南京幾位同業，作了這一次總計十一天的北行。在青島、在北平，各逗留整整五天，這些日子裏，的確增進我不少見聞，助長我不少知識。我也深感遺憾，我在北平能只住在西郊機場，不能深入解放區的內層，看看北平民間生活實況，看看石家莊的政治風雲，看看東北的工業建設。我只在一個新環境的邊緣上，嗅到了一些氣息，看到了一個表皮。

因此，我這篇長近五萬字的敘述，並不能饜足讀者的任何新奇慾望。只是平淡地，忠實地，描繪一些北平時代浪潮中的種種社會相。這裏面有別人，也有我自己。我自信沒有標榜誰，也沒有貶誣誰，我只憑一支拙筆，認真的記述，認真的報道，我以為這裏面所包涵的事實情節，足以充分反映現實。又是屬於極普通的，一般性的，所以我不敢標奇立異，只給她取個平易而不動人的名字，叫個「北平去來」。如果連上述目的我也沒有表達得稱職的話，那只能怪我這個低能畫師的寫生技術太差了。

關於代表團的內幕揭載，凡我所引述的多半都是報章雜誌早已先我露佈過的事實，一方面我儘量保留和避免直接涉及個人隱私的報道，一方面我認為，一個人只要不想做該聖人的話，應該顯露一點短處，才能表現出他的真實，代表團的最大缺憾，並沒有表現在這一段旅程中，而是表現在返京之後。因為在去以前儘管吵鬧，「和平」的共同目標，始終仍是緊緊在握的。返京後的邱吳之爭，竟把「和平」的大前提，也擱置在一旁。寫到這裏，我掬誠期望：那些吵架的先生們要捐棄前嫌，重新攜手，我們這十六個夥伴，應該共同珍惜這一點點和平實收獲。為謀澈底實現和平與要求永久的人類和平而繼續努力。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徐蕙棠、嚴秉中、何鵬飛三位先生，由於他們的鼓勵和協助，我才有勇氣趕寫這篇報道並刊印成冊。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二日晚脫稿於上海



# 附錄之一：平津張貼之安民告示

## A.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 ——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軍政首長同志們：

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多年，其內容各地各軍略有出入。現在統一規定，實行頒佈。望即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至於其他應當注意事項，各地各軍最高首長可根據具體情況，規定若干項目，以命令實行之。

- 二、三大紀律：  
（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羣衆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都歸公。
- 三、八項注意：  
（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 B. 林彪與民約法八章

本軍奉命殲滅×××軍，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張家口諸城市。茲特宣佈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

（一）保護各城市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望我全體人民嚴守秩序，各安生業。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壞分子乘機搗亂，搶劫破壞者，一經查出，定予嚴辦。

(二) 保護民族工商業。凡屬私人經營之工廠，商店，銀行，倉庫等，一律保護不受侵犯。望各業員工照常生產，各行商店照常營業。

(三) 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反動政府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鐵路，郵政，電燈，電話，電報，自來水等，均爲民主政府接管。其中如有一部份民營資本，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所有官僚企業中供職之人員，在民主政府接管前，均須照舊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賬冊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其願繼續服務者，在民主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材錄用。

(四) 保護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築，任何人不得破壞。學校教職員，文化教育衛生機關，及其他社會公益機關，供職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本軍一律保護，不受侵犯。

(五) 除首要的戰爭罪犯及罪大惡極的革命份子外，凡屬×××省市、縣、各級政府機關的官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違抗，不陰謀破壞者，本軍一律不加俘虜或逮捕，並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本軍及民主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種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如無反動行爲，或嚴重惡跡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別錄用。如有飛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定予依法懲辦。

(六) 爲確保城市治安，安定社會秩序，一切散兵游匪均應向當地政府本軍部隊及警備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誠報到，反自動投誠報到，並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不報到及隱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決不姑寬，窩藏不報者，亦須受應得之處分。

(七) 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一切外國僑民必須遵守本軍及民主政府的法令，不得進行間諜活動，不得有反對中國革命事業的行爲，不得隱藏罪犯，反革命份子及其他罪犯，否則當受本軍及民主政府的法律制裁。

(八) 無論本軍進城以前和進城以後，城內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須共同負責，維持全城秩序，免遭破

壞，凡保護有功者獎，陰謀破壞者罰。

本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取民間一針一縷，望我全體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佈。

## C. 懲處戰爭罪犯命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佈懲處戰爭罪犯，命令原文：

我人民解放軍自轉入進攻以來，所向無敵，全國勝利，屈指可期，×××反動派懷於覆沒的命運，近更滅絕人性，施放毒氣，屠殺人民，破壞建築，毀滅物資，作垂死的獸性的破壞。我全軍上下，除應更加努力，採取一切有效辦法，保護國家與人民之生命財產，使之免遭×××軍隊潰敗被殲時之破壞與損失外，應對此種戰爭罪犯澈底追究，嚴予懲處，爲此特根據我軍一九四七年雙十節宣言之精神宣佈如下命令：

一、凡×××軍官及黨部政府各級官吏，命令其部屬，實行下列各項罪惡行爲之一，而證據確鑿者，均應加以逮捕，並以戰犯論罪：

(一) 屠殺人民搶掠人民財物或拆毀焚燒人民房屋者；(二) 施放毒氣者；(三) 殺害俘虜者；(四) 破壞武器彈藥者；(五) 破壞通訊器材，燒毀一切文電案卷者；(六) 毀壞糧食，被服倉庫及其他軍用器材者；(七) 毀壞市政水電設備，工廠建築及各種機器者；(八) 毀壞海陸空交通工具及其設備者；(九) 毀壞銀行金庫者；(十) 毀壞文化古蹟者；(十一) 毀壞一切公共資料及建築物者；(十二) 空襲轟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二、凡帶頭執行以上各項罪惡行爲之一者，亦應依法懲辦。

三、凡採取有效辦法，因而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及一切屬於本軍的戰利品及城市建設獲得安全或免於破壞者，均給予應得之獎勵。

我各地人民解放軍應切實執行此項命令。

我軍對待×××反動派黨政軍人員的政策是：「首要者必辦，脅從者不向，立功者受獎」。上述戰爭罪犯應屬於首惡者一類，必須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不容漏網，切切此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副總司令彭德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 附錄之二·貨幣發行與金圓券兌換辦法

據新華社陝北一月十一日電：「……在抗日戰爭時期，我解放區處於敵人嚴重的分割封鎖環境下，在貨幣制度上不得不採用分區發行，分區流通的方針。」「……日寇投降後，各個解放區隨着自己內部地區上的逐漸連成一片，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即逐步進行了本區貨幣的整理統一工作。」「……於上年十二月一日開始由人民銀行發行新幣，作為西北，華北，華東三大解放區的統一貨幣。」

葉劍英與譚政二月二日公佈的北平市金圓券兌換辦法：（一）自佈告之日起，金圓券暫准繼續流通二十天，但在此期間，市民仍有拒用及議定比價之自由。（二）工人、學生、獨立勞動者，工廠職員，學校教職員，城市貧民，可按規定之辦法與優待比價，每人各兌換金元券五百元，其限額以外及其他市民所持金鈔，一律按銀行掛牌進行兌換，或自行封包出境。（三）確立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之鈔票，（簡稱人民券）為本市本位幣，一切公私會計與交易，均須以人民券為計算單位。並確定暫以冀南銀行發行之鈔票（簡稱冀鈔）及東北銀行發行之流通券（簡稱東北券）為輔幣。上述各幣之比價為：人民券一元等於冀鈔一百元，等於東北券一千元。其他各解放區所發行之各種地方幣，均不准在本市流通，但可持向中國人民銀行北平分所設立

之兌換所兌換。」

兌換辦法：(一)工人，工廠職員，學校職員(以上均已包括家屋在內)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只限本人)，可持舊有之戶口單與「國民身份證」並工廠學校證明文件，到中國人民銀行北平分行所發之鈔兌換審查組檢驗登記，領取兌換證，憑證到各委託兌換所，按照優待比價(人民幣一元兌換×金元券三元)進行兌換。此項優待兌換自本月四日開始進行。(二)獨立勞動者，及城市貧民(包括家屬在內)，可持舊有之戶口單與「國民身份證」，向區政府工作組審查登記領取兌換證後，依上述辦法按優待比價進行兌換。上項優待兌換自本月六日開始進行。(三)一般市民所持之×鈔及工人，學生，獨立勞動者，工廠職員，學校教職員，城市貧民，所持限額以外之×鈔，可直接至委託兌換所，按照人民銀行規定之比價，進行兌換，不再經過審查及檢驗手續。此項兌換自本月六日開始進行。(四)封包出境，數額在十萬元以上者，須至本市工商局辦理出境手續，十萬元以下者，可逕到中國人民銀行北平分行領取攜帶證。(五)兌換牌價審查組及委託兌換所之地址，由中國人民銀行北平分行另行公佈。

附錄解放區鈔票種類與發行所大要：東北區有東北銀行，發行東北幣，冀察熱遼邊區之長城銀行發行長城幣，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晉察冀邊幣，晉冀魯豫解放區之冀南銀行發行冀南幣，晉綏邊區有西北農民銀行發行西北農民銀行鈔票，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陝甘寧邊幣，中原區的中洲銀行發行中洲幣，華東區的北海銀行發行北海幣。

### 附錄之三：「解放區」行政區劃要略

華北解放區：隴海路以北，同蒲路以東，津浦路及運河以西地區，包括河北省全部、察哈爾省南部、山東西南部、山西東部、河南北部。

東北解放區：東北九省和熱河。

西北解放區：分爲陝甘寧區與晉綏區兩部份；陝甘寧區包括陝西省北部和中部、甘肅寧夏東部；晉綏區包括山西西部和綏遠。

華東解放區：包括山東省運河以東全部、江蘇省長江以北全部、安徽省長江以北淮南鐵路以東地區。

中原解放區：包括隴海路以南的河南省、長江以北華東解放區以西的安徽省，長江以北的湖北省，及陝西省南部地區。

瓊崖解放區：海南島。

## 附錄之四·中共的「土地法大綱」

(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第一條：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條：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第三條：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

第四條：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

第五條：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爲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第六條：除本法第九條乙項所規定者外，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之。

第七條：土地分配，以鄉或等於鄉的行政村爲單位。但區或縣農會，得在各鄉或等於鄉的各行政村之間

，作某些必要的調劑。在地廣人稀地區，爲便於耕種起見，得以鄉以下的較小單位分配土地。

第八條：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徵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給缺少這些財產的農民及其他貧民，並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分給各人的財產歸本人所有，使全村人均獲得適當的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

第九條：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財產的處理辦法，規定如下：

(甲) 山林，水利，蘆葦地，菓園，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標準分配之。

(乙)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礦山，大牧場，大草地，及湖沼等，歸政府管理。

(丙) 名勝古蹟，應妥爲保護。被接收的有歷史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殊的圖書，古物，美術品等，應開具清單，呈交各地高級政府管理。

(丁) 軍火武器及滿足農民需要後餘下的大宗貨幣，資材，糧食等物，應開具清單，呈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

第十條：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問題之處理辦法，規定如下：

(甲) 只有一口或兩口人的貧苦農民，得由鄉村農民大會酌量分給等於二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 一般的鄉村工人，自由職業者，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但其職業足以經常維持生活費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給部份土地，由鄉村農民大會及其委員會酌量處理。

(丙) 新居鄉村的一切人民解放軍，民主政府及人民團體的人員，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丁) 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戊) 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己) 漢奸，賣國賊，及內戰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給土地及財產。其家庭在鄉村，未參與罪犯行為，並願自己耕種者，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

第十一條：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及債約，一律裁銷。

第十二條：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

第十三條：爲貫徹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一切違抗或破壞本法的罪犯，應組織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裂分。人民法庭由農民大會及農民代表會所選舉，或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員組成之。

第十四條：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間，爲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護人民的財富，應由鄉村農民大會或其委員會指定人員，經過一定手續，採取必要措施，負責接收，登記，清理，及保管一切轉移的土地及財產，防止破壞，損失，浪費及舞弊，農會應禁止任何人爲着妨礙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殺牲畜，砍伐樹木，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及進行偷竊，強佔，私下贈送，隱瞞，埋藏，分散，販賣這些物品的行爲。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第十五條：爲保證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於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負責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農民及其代表有全權得在各種相當會議上自由撤換及選舉政府及農民團體中的一切幹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權利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第十六條：在本法公佈以前土地，業已平均分配的地區，如農民不要求重分時，可不重分。

## 附錄之五：工業政策

A. 陳伯達著「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錄要：（原載人民日報）



(一) 接管官僚資金業時，不要打亂它原來的技術組織與生產系統，而要保持完整。

(二) 鼓勵工人盡力保護，並責令原來在企業中服務的一切職員、工程師、技師、會計、監工等保護企業所有機器房屋、資材、文書、圖表，不得損壞。除劣跡昭著者外，應令他們照舊供職並支原薪。逃走或不能照舊供職的負責職員，其職位由副手或從原來職工中挑選適當者充任。如無必要，不應撤換原來職工。

(三) 由人民解放軍或民主政府派出軍事代表或政治代表，對於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實施監督。必要時，在特別鉅大的企業中，設立監督部或政治部，除派遣總代表外，並分派代表到各工作部門和車間實施監督。但以機構簡單與絕對必要原則之下配備人員，以免加重企業財政負擔，任務為：①監督並保障生產進行；②防止反動份子破壞、怠工；③學習管理生產，研究企業中的技術問題與財政問題；④防止偷竊，貪污並消滅財政的浪費；⑤在職工中適當地組織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教育；(須實事求是，有條有理，啓書式的)。⑥協助職工組織工會及消費合作社並挑選職工中的積極份子和幹部。

(四) 廢除原有之吸血官僚制，在調查研究詳細分別之後，逐出寄生官僚，淘汰不事生產的，非技術的，在事務上掛名而領乾薪的閒雜人員。

(五) 在軍事或政治代表監督之下，供職職員實行有職有權的責任制。監督人員關於技術以及企業制度生產組織等事宜，有新改變，新計劃時，應事先切實研究清楚，並和有關人員商量，並在必要時，先和工人羣衆商量，經上級批准後，才得執行，不應草率魯莽從事改變，引起企業紊亂，妨害生產。

(六) 目前軍事正緊急時，合理改訂工資制度，極爲困難，暫因地制宜，使工人實際所得，不低於已解放前所得者。而對於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八、技師、職員給以應有獎勵、怠工、貪污、舞弊、浪費物資者給以應有懲處。

(七) 凡舊有實行多年的獎勵保險制度，如退職金、養老金、撫卹金、假期照給工資制度、年終加薪等，一律照舊實行不得取消。

(八) 對於職工考察，以在企業中的實際工作好壞為標準。

## B. 中共新創字「餵」的釋義：

「餵」音席，就是「食」「衣」兩字連讀在一起的聲音。是華北解放區計算職工薪金的一個單位。一個餵等於：小米兩市斤、麥子一市斤、土布一方尺、煤一斤半、油五錢、鹽五錢、加起來的總和。把這些東西按當時當地的市價折成錢或米，按月支發。這樣為的是使人工工資不因物價的波動而受影響，保障工人的實際工資。

## C. 職工生活的原則

(一) 勞動時間：職工實際工作時間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全年勞動日不得少於三百天。

(二) 工資：(A) 普通工人最低工資，連本人在內，應養活兩個人，(包括衣、食、住、及必要消費)  
(B) 實行交叉累進的等級工資制。交叉等級制即一級工人的最低工資，可低於二等二級的最高工資，一等三級的工人的最高工資可高於一等二級的最底工資。累進制是把職工按其技術高下分成許多等級。等級愈低，等級間距離愈小，等級愈高，等級間距離愈大，因任何種職工，他的技能學識已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如再求提高，必須付出更大努力。交叉累進工資制因此避免工資平均，鼓勵工人學習。而達到多勞多得的原則。

職員包括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醫務人員、舊的工資等級制是合理的，但須取締高級職員所享受的官僚待遇，如職工提升為職員，因按其職務發薪，除非本人自願，不得低於原來工資。

配給實物保障工人工資實際效用，避免一次發給工資，使大量通貨流入市場，影響物價上漲。

(三) 實施勞動保護：按月由工廠工資總額撥出工資百分之幾，(此項來源尚無具體決定)由勞資雙方

協議，作職工（此項有四五個建議，尙無具體決定，不若僅列綱目，不加說明實施辦法。）傷工，殘廢、疾病、生育的撫卹、救濟金等。

（四）學徒：經過一定年限，學習技術，而為技術工人者稱為學徒。其待遇初期供給吃飯，中期補助被服，後期則必須足夠維持本人生活。按學習程度給予相當津貼，以避免企業主因學徒待遇過高而不願招顧學徒，年限以不超過三年為原則，年限長短，按其學習技術難易而定。

反對「學徒翻身」口號，以免帥徒對立，影響技術學習。但不得體罰，虐待。

能大批開辦職業學校時，上項辦法取消。

## 附錄之六：共方之社會運動

### A. 婦女運動

A 一般性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成立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以原解放區婦聯籌委四十九人及國民黨區有組織之民主婦女聯出籌委廿四人共七十三人。蔡暢任主委，李德全、鄧穎超任副主委，張琴秋、孫文淑、曾憲植、分任正副祕書長，沈茲九、楊剛、許廣平等皆為籌委，預定二月十五日以前選出正式婦聯會代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凡反對×××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擁護新民主主義，贊成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年在十八歲以上的婦女，不分階級、民族、職業、資產、宗教，均得當選代表，其成份應包含女工、農村勞動婦女、女學生、從事文化、教育、藝術、保育、醫務、財政、經濟等項工作的女職員，女自由職業者和人民政府，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中的女工作人員，有專門技能的婦女，少數民族婦女，華僑婦女，解放軍人家屬等。」大會中將決定加強工作態度。

曾參加去年十二月一日，匈京布達佩斯世界民主婦女代表會之中國婦女團於一月九日返國，該團團長爲蔡暢，出席參加的有張琴秋、丁玲等十一人，改選世界婦聯理事會蔡暢當選副主席，何香凝、李德全、鄧穎超、陸瑾當選理事，史良、丁玲、許廣平爲候補理事。

#### R 關於農村婦女工作的決議案要點：

動員和組織廣大婦女羣衆參加農業，手工業及副業生產。由政府明令保障婦女的土地權。在以家庭爲單位發土地證件時，須在土地證上註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權，全家成員有民主處理財產之權，必要時，還可單獨另發土地證給婦女。同時又應在全體農民中，進行長期的宣傳解釋工作，使男女農民能全面地認識保障婦女土地權的重要性。

爲了使農村婦女生產健全地向前發展，必須正確地貫徹『組織起來』的政策，大力動員婦女羣衆參加各種合作社（如農業變工互助組，紡織小組之類）生產合作社，與供銷合作社等。在農業生產方面，婦女以參加戶與戶的合作，男女都可以參加的小型互助組爲宜。在手工業及副業方面，婦女以參加各種供銷合作社爲宜。在方法上，必須實行自願和兩利的原則，發揮民主精神，鼓勵羣衆創造性，力戒過分干涉，強迫命令，形式主義，同時也不能陷於自流。

以生產爲中心，並在生產過程之中，加強對於婦女的教育工作，提高婦女政治覺悟，文化水平，動員婦女參加民主建政，推進婦嬰衛生（如舉辦婦嬰衛生幹部訓練班，組織，西醫藥合作社等），保護婦女特殊利益。對於阻礙婦女參加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首先是參加生產的）封建思想傳統習俗，必須有意識和有步驟地去消除之。

組織婦女代表會，村級婦女代表會議，是這種代表會議的基層組織。其代表的產生，應由婦女羣衆民主選舉，必須包含人民代表會的女代表，婦女團體的代表（如紡織組、合作社、識字班等的女代表），及廣大婦女羣衆直接選出的代表（可按居住條件由一定數目的婦女選舉）。這種代表會議的作用，是代表婦女羣衆

的意見，討論當地婦女工作的方針任務及重要工作，傳達民主政府及上級組織的政策法令或決議，發動廣大婦女羣衆共同執行。同時應由代表會議選出委員會，貫徹決議，主持日常工作，並定期召開代表會議。這種委員會的名稱，可根據羣衆意見規定。在羣衆對婦聯會已經熟悉的地方，可稱爲婦聯會的委員會。又爲着充實有組織的羣衆基礎，婦女代表會議的委員會，應運用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如識字班、合作社、互助組等，去組織各種要求不同的婦女羣衆，同時也必須經常與廣大無組織的婦女羣衆聯系，並爲其服務。

爲提高農村婦女的政治、理論、文化的水平及工作能力，幫助其解決特殊困難，而且可以作爲開展社會上的兒童保育事業的起點。對農村新起的勞動婦女幹部，特別要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上加強教育，耐心培養，逐步提拔，並注意發展女黨員。在新區特別注意培養本地的婦女幹部。各級黨校和政府主辦的訓練班，應有計劃地吸收女幹部學習，黨的各級組織宣傳部應把培養和教育女幹部列入其業務之內。

## B. 職工運動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關於中國第六次全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錄要如下：

澈底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中國的統治與特權建立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而實行社會主義，擊破任何便和平，將其轉變爲爭取眞和平的運動，「團結自己，並團結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的開明士紳，成立民族統一戰綫，在農村中實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中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並實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

大會並號召全國職工，積極參加革命活動，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對於兩區職工任務作有詳盡指示，（大致同工業政策）並通過恢復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中華總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十二月三日在巴黎告報界稱：中華全國總工會正按照世界職工聯盟執委會的



A541 212 0010 70108

決議，計劃早日招開遊聯職工會代表大會，這一代表會將包括印度、印尼、暹羅、越南、菲律賓、日本及中國的一切職工會的代表，會議主要目的，是要提出與世界工聯繫及團結亞洲各國勞動人民的總方針。

### C. 學生運動

◎ 既在上海之全國學聯，移華北區。

◎ 學生代表大會籌委會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指導與協助之下於二月一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籌備委員，計有中國學生聯合會代表陳震中、史繼陶、周壽昌、黃鶴禎、張毓分、聶蓮華，西北解放區學聯代表王文元，東北解放區學聯代表劉廉仇、李秀貞，華北解放區學聯代表晏福民、邵敏，中原解放區學聯李公天、劉光祖，華東解放區學聯代表歐陽任飛、張慶恩，上海學聯代表吳振東、顧光順、伍蓓秋，沉江學聯代表李景先，華南學生代表何錫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代表陳家康、龐邦東，西北解放區青聯代表唐金榜等二十二人，另有解放區青聯代表高棠，西南學聯代表，北平、天津學生代表，南京、漢口學聯代表七人，選出陳震中為籌委會主任委員、劉廉仇、邵敏、顧光順為副主委。史繼陶為祕書長，晏福民，聶蓮華為副祕書長，周壽昌為宣傳委員會主任，李公天為起草委員會主任。

大會提議向國民黨區學生致敬，並號召學習解放區學生，與工農大眾打成一片全心全意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精神。並指出總任務為「繼續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努力」。

會議決定：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在北平召開中華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限各地代表二月廿五日以前至平報到。代表之產生，解放區者以去年十一月五日通告辦法舉行選舉；國民黨區，除各大學可直接選派代表外主要城市五千人以上選代表一人，不足五千亦可選派一人，超過五千每兩千五百人增選代表一人。

### D.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兩年前（一九四六年底）由中共中央提議，陝甘寧邊區的延安綏德兩地開始試辦，漸次推廣，現據不甚精確統計，團員人數，山東約六萬，華北約二萬，東北約一萬，陝甘寧約六千，晉綏二千。

去年十二月，召開代表會議，成立全國性青年團籌委會，由平、許世平等九人當選常委，（包括軍隊工人農村青年）並由陸常二人分任正副主任書記，許世平並根據各不同地區特點，指出各區年年不同任務，以參加生產，提高階級覺悟，推動政令，加強學習普及教育，為工作方針。

本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供各地團的組織，及全國團的代表大會討論和採納。

解放區青年聯合會組織「五四」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定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平召開全國團員代表大會，籌委會組織擴大，包括有高崗、廖承志、馮文彬、王震、陳賡、張學思、艾思奇、范長江、許立群、徐水、陳家康等五十一人。

唐季平著  
商報出版

# 轉換中的北平

本書側重共方  
經濟報道，資  
料豐富，內容  
精闢。

有所權版  
印翻准不

# 北 平 去 來

著 者 王 浩

發 行 人 徐 慧 棠

印 刷 者 前 線 日 報

中 華 民 國 卅 八 年 三 月 一 日 出 版

定 價 金 圓 券 肆 百 元